皇清經解續編

1-12
698
1450

門 12
號 卷

求古錄禮說一　臨海金鶚誠齋著

天子城方九里考

天子城方九里考工記匠人有明文而或以爲方十二里鄭君本自兩解不定也周官典命云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公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以此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矣坊記注云子男城方五里論語注云公之大都城方三里竝同此說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城鄭注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大國不當與之同是以天子九里爲正也其駁異義亦云天子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

如此鶚詳考之而知九里之說爲確請列五證以明之左氏隱公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說本賈逵馬融鄭康成輩最爲確當許叔重五經異義及韓詩說雉長四丈則鄭伯城方六里又一百二十步何以城方而有奇零乎何休公羊注謂雉二百尺則鄭伯之城方三十三里有奇其大如是必不然矣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計一百八十丈九百丈爲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其證一也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是子男之城下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三里之城以國言之子男方可謂國班爵祿章言小國地方五十里是子男稱國也若周官五命賜則子男猶不成國矣附庸不成國矣孟子附庸不言里數以其不成國也春秋繁露謂附庸字者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者十里二三十里不成國矣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其證二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七十里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譌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七爲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郛方七十里大於城幾八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爲外城當與近郊相遠與城相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郛方七十里則近於近郊矣七百七字當爲六字之譌沈本作六是也盧學士文弨謂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蓋未之思耳蓋建城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足計九里則有餘餘百丈是爲一百六十六步有奇殊非法制月令解周書第五十三篇與禮記月令同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云七當爲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正與此同千六百二十丈是爲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可據其證三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解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大縣即大都也與左

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其證四也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賈疏謂子男亦五雉蓋隅高五雉城高三雉若復降殺則城高一雉不成城矣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五也有此五證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典命國家固是言城春秋孔疏謂典命自言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不知國家宮室連文則不得指法度禮儀況下有禮儀字乎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門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楚辭九辯君之門兮九重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門遠郊門關門注天子九門關門遠郊門楚辭多寓言君門寢門亦曰庫門與此畧同案君門九重即天門所謂圜則九重比君門於天也

不知王宮實三門無五門戴東原辨之詳矣　皋應等門亦非羅網等物所出也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餧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嫌餘九門得出故特解之然月令全書禁戒之詞皆不如此其說亦非竊謂月令雖周書而爲呂氏所修或襍入秦制秦本伯爵而僭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門亦宜然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也大雅築城伊洫鄭箋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以洫爲城溝城方十里故爲此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傚乎洫以爲池凡城外必有池池廣深與洫等以見聖人不恃溝池以爲固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卽其後受命爲

伯猶當守諸侯之制豈於遷豐之始卽有僭分之事賈公彥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夏殷皆五官詳五官考不得有九卿九嬪之名見於周禮則知匠人所言皆周制矣故曰九里之說確也

大夫三門考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其高卑廣狹不同案考工記天子諸侯當三雉大夫士當二雉天子應門廣二丈四尺路門丈六尺五寸諸侯無考門阿高五雉則而爲三門則一也漢唐諸儒皆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近戴東原宗劉原父之說謂天子亦三門足正諸謬而大夫之門猶未之考正也

鶚案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孔疏凡者通貴賤而言也經先言每門後言至於寢門卽路門一門曰畢門則每門在寢門之外可知每門非一門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若只二門則未入寢門之先何得言每門乎聘禮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此亦有每門之說揖以明讓每門揖者卽每門讓於客也及廟門而大夫揖入則入外門亦必揖當云大夫揖先入不言揖省文故卽承云每門每曲揖也每曲之揖詳廟在中門內說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同在中門內詳廟在中門內說則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云每門每曲揖正與此同則諸侯大夫皆三門矣上文云公迎賓每門每曲揖正與此同則諸侯大夫皆三門矣

鄭注以祖廟爲王父廟賈疏謂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有隔牆牆有閤門王父廟在東故有每門不知祖廟者大祖之廟也王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謂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祭法一篇多不足信當以王制爲正　凡諸侯受朝聘必於祖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祖莫尊於大祖故受朝聘必於此　天子亦宜於大祖之廟賈疏謂在文王之廟非推之大夫亦當然安得受於王父之廟乎宗廟之制大祖居中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不與大祖並列非有隔牆也　詳廟在中門內說　賈謂三廟並列經三閤門以至王父之廟則越大祖而過不亦藐視大祖乎是每門非閤門其爲外門中門明矣郊特牲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逸周書有應門庫臺　此謂臺設於應門孔晁注謂門皆有臺於庫門兒之其說非是詳樓考　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卽臺門也是天子諸侯門臺必在中門則大夫之僭而爲之亦必在中門無中門則無以爲臺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蓋天子諸侯大夫皆有朝天子諸侯三朝大夫二朝然天子諸侯中門外之朝不常御其常御者惟二朝與大夫同魯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大夫有二朝同於天子諸侯故當有三門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中門內若止有二門則外朝豈在大門內乎天子諸侯不常御之外朝　此外朝非魯語所言外朝魯語外朝卽中門外治朝也對內朝故稱外　所以致萬民而詢者可在大門之內若每日常御之朝自當在中門內也韋昭注以大夫外朝爲君之朝如其說則當言公朝私朝安得以內外言之公朝而謂之外冊乃不敬乎且天子諸侯以外朝與

內朝對舉大夫亦以外朝與內朝對舉其文同則其事亦同明是大夫家自有外朝也又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大夫朝者外朝也寢門者內朝也與之言而皆弗應以非婦人所言之地也故其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通上下文觀之外朝爲大夫之朝明矣先言在其朝繼言及寢門則外朝在中門之內亦明矣又可見大夫有三門也士無臣故無朝無朝故止二門士冠禮皆禮相見禮皆無每門之文與大夫異矣宮室之制自天子以至于士雖大小不同而堂階房室戶牖等皆不降殺惟於門則大夫得同於天子諸侯而士不得同於大夫于此見先王之重朝儀雖在私家猶必崇其體統也何也六夫外朝以合官

職重私朝卽所以重公朝也

五官考

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工也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光五官以法五行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光五等以法五行其義與此略同禮運謂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三老與三公等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行蔡邕謂三老一人五更五人鄭謂老更各一人三公五官亦象三辰五行董子則不象三辰五行其說非也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共工爲冬官鸞竊以爲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爲殷制鄭注亦謂殷制鄭志焦氏荅崇精謂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爲六官是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易爲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竝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雖司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卽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至于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竊意唐虞五官以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稷爲土官何以知之呂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也棄后稷也皐陶士也

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言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舜之命官以
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卽周之宗伯宗伯爲
春官又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昭注謂周禮則
宗伯掌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也木之性爲仁
故禮官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於行爲火又楚語云顓頊命火
屬木正黎司地以屬民鄭康成韋昭皆謂火當爲北然重爲南正亦
黎爲火正爲北正亦爲火正此言重爲南正
互文也韋昭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
士卽周之司寇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
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以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
皆卿爲朝廷大臣不及司馬者二帝尙德而不尙兵以士兼攝
之也舜言苗頑弗卽功禹言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則知舜之所
以服有苗者但動之以禮教輔之以刑威而無事乎征伐也書傳
多謂禹征有苗不可信此所以不立司馬與少皞夏殷異也夏之五官不
與殷同啟大戰于甘則必有司馬矣論語舜有臣五人卽此五人是說者數伯益
而不及伯夷失之矣典樂爲秩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爲
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弼教也虞爲后稷之佐山澤之所出資
民食用與平地之植穀同也共工爲司空之佐司空平水土必
有藉乎工工之營造多在於冬也此四官當爲中大夫亞於五
官合之爲九官以法九星見逸周書要之以五行爲重也鄭君增以
司馬列爲六則經文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氏以五
雉爲五工正不列于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
經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

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
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其說無據稷降播種爲地事何
以爲天官此其說皆非也古之天官皆治天事少皞氏有鳳鳥
氏爲歷正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
此治天事之官其官亦有五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
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之六官也古者天與民近
故帝王皆以天事爲重而多設官以掌之猶殷人尚鬼建官先
六大所掌皆鬼神之事也羲和司天唐虞所重其官亦當爲卿
仲叔四人當爲大夫此二卿不在五官之列天事與人事別也至于統百
官者爲百揆主諸侯者爲四岳此二官最尊當爲公公羊傳謂
天子三公
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
相處乎內是百揆四岳郎三公也但周有東西二伯而唐虞四
岳止一人
爲異耳　鄭君謂羲和仲叔四人分掌四岳爲四伯其說本尚

書大傳不知四岳爲神農之後羲和爲重黎之後不可混而爲
一　全謝山辨之詳矣　羲和爲司天之官不可兼掌四岳且舜飭二十二
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　此蔡氏說甚確鄭注及僞孔傳皆非是四岳止一人若有
四人則不止二十有二矣故知四岳別爲一官爲三公之任也
百揆爲宰相之職爲公本不兼五官之事但堯時舜宅百揆
百揆在五官之外及舜郎位禹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中以水
土初平司空之職猶重在廷諸臣未得其人故仍使禹兼之也
本蔡傳　鄭君謂司空非常官禹宅百揆遂廢司空不知司空爲水
官歷代有之何可廢也則禹以百揆兼司空明矣然百揆雖暫
兼司空而四官仍不得與百揆並列則與周之六官異矣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謂郎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

命卿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于司馬又六軍竝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之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官侯厥政孔晁注五官舉大官言之此五官之證楚語云古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又一證也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故天子五官諸侯則降爲三立政言文王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此在殷時是殷諸侯三卿與周同也大戴禮云子棄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亦謂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孔疏以五官爲五大夫非也國政掌于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蓋諸侯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爲大夫而得與三卿竝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爲五官諸侯五官可知天子亦五官矣此又五官之一證也又按董子五官之說以司農爲木官司馬爲火官司營爲土官司徒爲金官司寇爲水官于義未安不足取證夫唐虞有百揆殷有卿士周有冢宰皆宰相之職但唐虞夏殷以宰相統五官周則以宰相與五官竝列爲六若去冢宰則亦五官而已此其監二代而損益之者也然宰相與五官竝列不見其特尊未及古制之盡善後世設宰相以統百官合乎古制而六部尚書又沿周制而變其名殆失之矣

廟在中門內說

漢儒皆言廟在中門之外近戴東原始辨其非以爲在中門內

引禮記左氏穀梁諸書以證其說見考工足正千古之繆誠有
功於聖經者也世儒猶有疑者鶚請列六證以申明之周官司
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
云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
入聘禮亦云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
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
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大門外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
公彥周官儀禮疏皆謂諸侯五廟大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
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東行經三門門乃至大祖廟
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江愼修極稱其說鶚竊以爲不然大
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禘祫只是一祭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詳考必合食於大祖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
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竝列也若與羣廟竝列何以見大廟
之尊乎且左昭右穆必分爲東西二列其義乃明若竝列一處
何以見其爲左右何以見其爲昭穆經典凡言左右多不與居
中者爲一列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贊詔者不與君竝列也食居
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羹食不與人竝列也然則羣廟必不與大
祖竝列矣安得有隔牆與閤門乎假有閤門其門甚小而賓客
之入必由三閤門而至大廟毋乃不便乎晉孫毓謂大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文
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閾
大夫中棖與閾之閒士介拂棖注周官亦引之鄭君初不以每

門爲閤門也哀十四年左傳攻閽與大門宣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入其閨則無人閽與閨卽閤門也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必別之於門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閨閤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廟是每門爲庫雉二門也賈以爲閤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又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亦誤矣每門每曲既非閤門則廟在中門內可知其證一也覲禮侯氏棜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下卽承言天子賓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夫朝者路門外之治朝所謂宁也門者廟門也朝畢卽入廟行覲本萬充宗說則廟在路門外應門內可知天子以應門爲中門諸侯謂之雉門其證二也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注以中門爲雉門鄭謂天子五門故以雉門爲中門不知天子亦三門中門爲應門古者天子縣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則自中門以外象魏卽兩觀在中門萬民皆得至故外門不設禁外門皐門也宗廟社稷國所最重豈可置於中門之外而不設禁乎其證三也顧命言康王卽位于廟當在既祔之後上云諸侯出廟門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是廟在應門內可知其證四也周語有日祭之文韋注謂上食于祖考蓋宗廟每日必祭此事死如事生之禮故廟必在寢傍以示親祖之意若在中門外則疏遠矣其證五也古者女子十歲卽不出中門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母在閨門外婦人入廟由閨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

尙不敢入況可出中門乎其證六也有此六證學者可以無疑矣

宗廟祭祀時月考

古者宗廟四時之祭必以孟月達於上下通乎古今未之或易也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見禮記祭統）祭之大者莫如郊廟鄭司農注周官肆師以天地爲大祀後鄭謂大祀又有宗廟是宗廟與天地竝重也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宗廟之祭亦行于孟月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孟春上辛郊天郊後乃祭宗廟春秋繁露云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也故祭宗廟必後于郊然與郊同月而日月社稷之祭皆在仲月此事親如事天之義也）逸周書云我周改正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則自周以前時祭皆必以寅巳申亥之月此古今所同也事親之義自

天子達于庶人則時祭皆必以孟月此上下所同也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其說最確鄭君注王制亦謂祭以首時當矣而諸儒猶有異論服虔注左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宗廟以仲月王制疏載此說（孔沖遠王制疏謂未知孰是因兩存其說近儒多據周官仲夏獻禽享礿仲冬獻禽享烝而以首時之說爲非鶚詳考之而知祭以首時其說必不可易請列八證以明之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季夏建巳之月周六月夏四月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是知禘祭當用夏正四月也魯禘如是周禘亦宜然禘爲大祭舉大祭則不行時祭則時祭皆與大祭同孟月矣其證一

也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魯之祀典也周郊以寅月此啟蟄而郊則在卯月故知爲魯之祀典杜注以始殺爲建酉之月閉蟄爲建亥之月然此傳四句郊與雩對嘗與烝對郊雩同用仲月詳魯郊考龍見而雩解則嘗烝必同用孟月矣白虎通云秋祭曰嘗者新穀熟而嘗之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以爲黍稷之屬于是始熟可知嘗祭必在孟秋矣杜於釋例引詩白露爲霜以證始殺之爲酉月不知孟秋律中夷則夷則卽始殺之義也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又云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皆始殺之謂故賈服注竝以始殺爲孟秋其證二也王制云諸侯祫則不烝烝則不祫鄭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殷一時祭然周制侯服歲朝周官小行人云侯服歲一見亦必殷一時祭不特虞夏也王制本周禮鄭以爲虞夏之制非也周頌臣工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其詩云嗟嗟保介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鄭注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蓋以月令紀耕藉勸農之政皆在正月而諸侯朝王亦必在正月堯典輯瑞覲后文承正月類帝之下在二月東巡之前周禮當不異是諸侯因朝而助祭因助祭而飭以耕藉勸農朝王勸農皆在孟月則祭亦在孟月可知其證三也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春正月有事于大廟初用勺二十五年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大廟此以夏正言之此書周用周正亦或用夏正如年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是也祠與烝皆在孟月其證四也洛誥云王在新邑

烝祭歲其下文云在十有二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楚語云日月會于龍豬羣神頻行國于是乎烝嘗韋昭注豕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又魯語云烝而獻功韋注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豳風七月篇云九月授衣又云十月納禾稼是知獻功必在十月烝在孟冬明矣其證五也春秋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食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皆是孟月其證六也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然鄭注謂薦以仲月非也下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夫韭見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孟秋稻熟于孟冬七月詩十月穫稻是稻之遲者熟於

孟冬也月令季秋天子嘗稻先則薦以首時甚明若薦以仲月薦寢廟庶人則至孟冬薦之則皆失時豈得謂薦其時物耶薦猶在首時況於祭乎其證七也周官四仲之祭賈公彥孔沖遠皆謂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鄭注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也周官醢人朝事之豆有醓醢糜臡麋臡鄭注作醢及臡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稾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百日則成矣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故必先時而田春田以供夏夏田以供秋秋田以供冬冬田以供春自田至祭約有七八十日祭必十日上旬或七十日或八十日豆實乃具鄭謂百日舉不吉則用中旬故或七十日大數言之耳此與犧牲在滌三月同一致敬之心三田之中所以乾豆爲第一也夫豆而曰乾則非方

田之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明甚而獻禽以享之非正祭亦明矣其曰享祠享烝者凡夏祭皆得謂之祠冬祭皆得謂之烝不必正祭也且四時之田皆爲祭祀此獻禽若是正祭何以四祭僅舉其二而與祊社竝列耶況祭祀必先齋戒十日不得出外馳逐而此經云入獻禽以享烝明是田獵之日卽入獻禽以享若是正祭何以不齋戒乎豈齋戒不妨田獵乎（獻禽於廟是小禮故不先齋戒）其證入也有此入證又何疑於首時之說乎至于春秋所載祭祀之月多非首時如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八年七月禘昭十五年二月禘是也此亂世不能如禮不足據也

天子四廟辨

天子廟制先儒紛如聚訟苟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徒皆謂天子七廟是定制宗不在數中韋元成馬融盧植鄭康成輩皆謂天子四廟與大祖而五周以文武爲二祧始有七廟朱子兩存其說近惠定宇專主四廟力排七廟之非以爲畔經離道鶩詳考之竊以四廟之說爲不然也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僖十五年）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子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諸侯與天子同而大夫不得與諸侯同此又何說也惠氏引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

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即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止四廟而已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勦絕之先王爲廟先公爲祧先王親而先公疏脩除重而勦絕之輕鄭注以有司爲宗伯宗伯尊于奄人則脩除必重于勦絕鄭以爲互文非是也祧親而且尊也禘以大祖配天祖之所自出者天也詳禘則視四廟爲尤尊故不言廟而特言祖也韋元成謂王者祭考親盡也不爲始祖立廟失之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

爲周公所作在成王時則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諸盩郤組亞圍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皆先王也亞圍諸盩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禘祀若大禘時祫天子無大祫大禘即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必刪言之但言祫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禘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先公本尊祭者若服衮冕以卑臨尊矣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

祭者只應服衮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大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商頌曰元王桓撥是契稱王也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必不以先公稱之天保鄭箋先公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不窋至諸盩近是其尸必服衮冕祭者豈得以鷥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序謂祀先王先公王者以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而詩但言大王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也大王以上先公無可頌者故略之也詩不及先公而祀先公得歌之者以大王本先公也大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周語祭公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韋昭注曰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時享于二祧說本劉歆是七廟也在穆王之時而稱先王之訓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也此言三代尸禮之異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監前代而彌趨於文必是周公所制又可知周初有七廟矣馬昭引此文而云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是以旅酬六尸之禮爲在其王之世也蓋周初文武在四廟中至共王時乃居二祧也周至共王之時政教已衰豈能制此禮哉必不然矣周官守祧奄八人鄭注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孔疏云通姜嫄爲八廟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廟一人故八人也此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鄭注謂祧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其注先王先公廟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不

知祭法所謂二祧者非以遷主所藏而名之也說文云祧遷廟也蓋祧之爲言超也超上去也凡主居此廟則將遷去故名祧祭法所謂遠廟爲祧也祧所以有二者以服制上殺終于高祖親廟只有四其二廟爲祧左昭右穆取其相稱且新主爲昭則祧昭穆則祧穆此二廟皆爲當祧故二祧也然對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祧卽廟也鄭君謂諸侯遷主藏于始祖廟故以始祖廟爲祧注聘禮云祧始祖廟也杜注襄九年傳亦然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爲祧乎杜注昭元年傳又云祧遠祖廟不知大夫無遠祖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爲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至于遷主所藏必在大廟夾室以大禘在大廟中故毀廟之主皆藏于此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于孫之廟是知二祧非遷主所藏也成王之時

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穆王共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懿王時文王當祧乃立文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乃立武世室其崩也當別立廟周于是有九廟并姜嫄廟孝王廟爲十一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過在穆王共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爲二祧乎賈疏謂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是廟有虛主也曾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必不然矣卽如鄭說以二祧爲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以後成王當祧藏于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于武王之廟而前此數世二祧虛立而無所藏又何爲立之乎賈疏又云鄭以二祧爲祖宗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不知祭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其

祭在明堂以配上帝詳禘祭考不在七廟內也七廟惟后稷稱大祖其餘不得稱祖殷有三宗大宗中宗未聞有祖也唐書禮儀志引白虎通謂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朱子廟圖亦然皆非也周文武之廟稱爲世室不稱爲宗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卽以爲祖宗亦是不毀之廟而乃謂之祧不亦悖乎知文武不得爲二祧則知七廟爲天子之定制矣惠氏謂王制祭法穀梁傳皆晚周之書不足爲據然則周官小雅中庸國語亦豈晚周之書乎又謂鄭君之說本于緯書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皆云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夫廟必有大祖夏四廟是無大祖也昭穆必相稱周六廟其一爲大祖是昭穆不相稱也其謬妄亦甚矣又謂呂覽言五世之廟在未焚書前必得其實然則禮記穀梁荀子諸書豈盡在焚書後乎何其獨信呂覽也又謂商書七世之廟是王肅撰僞古文改五爲七然王肅變亂古文好攻鄭氏固爲聖經之罪人而廟制之說實優於鄭不可以人而廢言也又稱述韋元成毀廟之議而歸罪於劉歆不知元帝之時文景廟實不當毀而元成欲毀之幾使天子獲罪於祖宗此眞畔經離道者也劉歆引王制穀梁諸書謂孝武廟不可毀哀帝卒用其言誠有功於經者而惠氏反以爲畔經離道學者惑之鶩故不可以無辨

五嶽考

五嶽之名諸儒皆以爲岱衡華恆嵩高岱山一名泰山諸儒無異說衡山一名霍山說者不一案爾雅釋山首云江南衡末云霍山爲南嶽是霍山卽衡山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下注云天柱山在南孟堅作志

在武帝移易衡山之後而不以天柱爲霍山亦可知霍山卽衡山也應劭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此定解也郡二雲據大山宮小山霍謂衡山中峰獨高不得名之曰霍不知南嶽名霍者萬物盛長霍然而大也不可執一說以疑之也　近郡二雲謂周之五嶽有嶽山而無嵩高其說自當然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卻非確解至謂爾雅釋山篇末五嶽爲漢人所附益尤妄說也竊謂岱衡華恆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恆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用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何以言之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爲巡狩朝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者捔也捔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方嶽捔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侯之便俾不勤於行此王道所以爲大公也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恆雖少有遠近之殊而要不甚相遠未有下便者也此四嶽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于中嶽非巡狩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鎭以其在邦畿之中謂之中嶽中嶽之名歷代隨帝都而移焉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晉陽禹初都陽城未幾卽遷都晉陽或以爲安邑非也論禹都者當以晉陽爲主故不言陽城詳禹都考皆在冀州之域故竝以霍大山爲中嶽也霍大山一名霍山又名景霍在河南府霍州東三十里　殷湯都西亳在河南府偃師縣詳湯都考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也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周武王都鎬在西安府長安縣　在雍州之域故以嶽山爲中嶽也嶽山在陝西隴州　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爲殷制矣虞夏五嶽胡朏明邵二雲已詳論之故不復論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說文有汧字無岍字禹貢岍山

本作汧馬本作開音相轉也是嶽山卽禹貢岍山也岍止一名吳山亦曰吳嶽山爲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史記封禪書析吳嶽二非也禮職方氏雍州山鎭曰嶽山爾雅釋山曰河西嶽中庸曰載華嶽而不重皆專稱嶽不舉其名見于周時書可知爲周中嶽猶霍大山爲中嶽得專稱嶽也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太山也四嶽皆舉其名不得專稱爲嶽而中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嶽山若是西嶽何不舉其名曰岍與岱衡恆一例而獨專稱爲嶽乎五嶽不以西嶽爲尊安得異其稱乎況此山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以爲西嶽使西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三方之嶽各得其便而西嶽獨遠豈王者大公之道乎且汧縣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西

巡狩至于西嶽今汧縣爲巡狩所不至何爲虛設西嶽乎邵氏謂吳嶽爲西方諸侯朝覲之所其亦未之思耳以嶽山爲西嶽其說本於鄭康成禮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果如此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然舜都蒲阪在華山之北何得以華山爲西嶽乎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夫方嶽爲朝覲之所有望秩之典豈可權立乎嶽山既不得爲西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西嶽朝會諸侯特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爾雅釋山篇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釋周之五嶽也而殷之五嶽反載於篇末者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嵩高在虞夏時謂之外方其不以爲

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風俗通曰嵩者高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是嵩高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爾雅云山大而高嵕異於岱衡華恆猶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名大室疑殷時中嶽未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嶽嵩高在中故名之也韋昭謂山有石室故名大室恐非胡朏明據左傳昭四年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可知其不得爲中嶽然堯典但言四嶽不及霍大山而霍大山不失爲中嶽職方氏五嶽與四鎮竝列爲九州之山鎮而亦不失爲五嶽豈可據此而謂大室非中嶽乎司馬侯是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竝數可知東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爾雅釋山首尾載東西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注大司樂引篇首五嶽而注大宗伯又引篇末五嶽兩解不定也賈疏謂大司樂注主災異殊爲曲說邵氏已詳辨之郭璞第于衡恆注曰北嶽南嶽而其餘不注始于華嶽二山疑而不決也孫炎注以嶽爲雍州鎮亦有疑於鄭君西嶽之說也朱長儒謂商周之世以岍爲西嶽故爾雅職方皆名嶽山是以爾雅釋山篇首五嶽爲殷制而首尾不同不可解矣若以篇末爲周制何謂商周皆以岍爲西嶽乎胡朏明譏鄭君大司樂注不以霍大山爲中嶽謂五嶽自黃帝迄周秦悉不敢移信如此說是吳嶽本不在五嶽內也何得謂之嶽乎爾雅釋五嶽何得數之乎周之五嶽既有嶽山可知霍大山不得爲中嶽矣周都鎬京霍大山不在畿內又非在四嶽之中安得謂之中嶽乎故曰

周之中嶽必以嶽山也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渝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嶽之名不改秦漢之都與西周同宜以嶽山爲中嶽　緯書起于周末孝經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崧高語時制也大史公封禪書及尚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蓋東周五嶽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如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胡氏邵氏謂自漢以後始有此五嶽之稱而以爾雅之文爲後人附益豈其然乎惟史記尚書大傳及公羊何注謂唐虞時卽以嵩高爲中嶽不數霍大山其說殊謬而後儒皆從之則胡邵二公所辨爲得其實耳

釋谷

谷不必有水也詳其形聲稽之經典谷之本義當爲無水者也谷之爲文从𠔃从口𠔃爲重八八者別也兩山分別故从𠔃山分而開如人開口故从口其形未嘗从水也讀若穀者谷之爲言空也其中空空如也谷聲近空故有空義容字从谷空虛乃有容也老子曰谷神不死言人之神如谷之空虛可以不死也說者以谷爲養失之谷有空義故知其無水也易言入于幽谷書言暘谷昧谷未見谷之有水也詩言有空大谷谷大而空不得有水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谷爲地之陷不得有水也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鳥不棲於水中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非水草不蔓延於水中也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謂蓷爲旦所暴而乾燥也若有水則蓷豈得暵其乾乎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謂賢人去隱於谷中也若谷

中有水豈可得而居邶左傳言鄭伯有爲窟室夜飲朝者曰公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見襄公三十年以谷稱窟室窟室固非有水者也此皆見於經而可據也再以他書考之伶倫取嶰谷之竹桓公田獵入愚公谷鄒衍吹律而谷生黍鬼谷子居于鬼谷魏延欲兵出子午谷李愿隱居盤谷皆可見谷之無水也又淮南子言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見墜形訓邱與谷對舉邱是土之高者則谷但爲土之卑者非有水也蓋谷在兩山之閒其地寬廣可爲田園廬舍所謂山農者多居于此豈爲水所湮沒邶邱有泉水或瀦或流不過以共爨汲飲灌溉非必盈谷皆水沛然而下注也至于谷之稍隘者不可聚廬而居其中空空然是謂空谷亦非有水瀰漫於其中也但谷既在兩山之閒一遇大雨驟集山

上之水皆由此而下注于谿谷向之無水者于是有水矣谷既有水與澗相似故澗得與谷通稱禮記祭法曰山林川谷公羊傳曰無障谷僖三年老子曰江海能爲百谷王淮南子曰雖谿谷見時則訓爾雅曰水注谿曰谷見釋水此則以谷之有水者言之而并以澗通言之也然谷之有水者暫無水者常非如澗之常有水也澗常有水故其文从水从閒以水在兩山之閒也詩言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蘩蘋固生於水者也左傳言澗谿沼沚之毛澗與谿沼沚並列可知其常有水也谷之地廣故水不聚澗之地狹故爲水所鍾谷之水多無源故雨止則水涸澗之水皆有源故其水長流不竭谷無水故可居澗有水則不可居詩考槃在澗此澗字當作閒古文閒與干通韓詩作干云地下而黃曰干是谷與澗異也而

澗可謂谷者徹文通耳谷可以統澗澗不可以統谷故諸書多言谷而不言澗也谷有水時少無水時多故曰谷之本義當爲無水也諸書以有水言者非本義也說文解字皆本義而於谷字乃云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則失之矣谷若有水與澗無異谷从半水乎毛公釋詩多用爾雅其解中谷有蓷篇云陸草生于谷中傷于水蓋據爾雅水注谿曰谷以谷爲必有水故爲此解也殊不思瞙字从日易言燥萬物者莫瞙乎火是蓷之乾傷于日非傷于水也詩人之意歎歲之旱甚而草亦枯若以爲傷于谷水何足歎邪毛以爲傷于水失詩意矣說文爾雅固爲訓詁之宗然亦有不可據者世儒徒據說文爾雅皆以谷爲必有水而不知其非余故考辨以正之

釋億

說文云億安也此爲本義从人从意安者人之意也雖是諧聲亦兼會意左氏隱十一年傳不能共億昭二十一年傳心億則樂三十年傳盍姑億吾鬼神杜注竝云億安也安有樂義孟子安樂連次大雅韓姑燕譽燕譽卽安樂也樂則氣盈故又轉爲盈小雅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是億亦盈也毛傳謂萬萬曰億則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與盈字不對失之不可億遲遲與盈古字通左氏春秋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億盈連文億亦有盈滿之意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杜注以億爲度失之億又作意說文云意滿也億又通臆史記扁鵲傳喻噓服億卽愊臆也方言云臆滿也滿與盈義同數之盈者莫多於億億爲十萬亦爲萬萬詩伐檀篇鄭箋謂十萬曰億毛傳謂萬萬曰億盖毛以大數言左氏云萬盈數也萬爲盈數則億之爲盈之鄭以小數言之也

數不待言矣故又轉爲萬億之億億爲數之最大者故又轉爲
大廣雅云萬大也萬爲大則億更爲大矣易震六二億喪貝六
五億無喪有事億字皆當訓爲大象傳云大無喪也大字明釋
億字王弼注以億爲語辭程傳以億爲度皆非是億爲大也億又通意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意在事先而逆料之故億又爲
料度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是以億爲料度也億又通抑史記
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卽抑亦也億从意聲本當讀若意然
意从音聲說文意从心音从言从一聲說文音从言含一一亦聲故億讀若抑意抑一音後讀爲意斂讀卽爲抑詩以億與直特爲韻又與翼食爲韻从斂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求古錄禮說二

諸侯四寢考　臨海金鶚誠齋著

先儒皆言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此其說非也古人制度每
降殺以兩天子六寢大夫二寢則諸侯必四寢可知若三寢則
失降殺以兩之例矣春秋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
左傳言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襄公十年又言衞侯薨于北宮
哀公十七年有北宮則必有南宮矣南宮卽路寢也東宮西宮北宮
皆小寢也然則諸侯有四寢矣以魯考之有東宮西宮僖公三
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蓋卽東西宮也又有高寢高寢蓋在北以

居東西宮之上而又正中三宮惟此爲尊故名之曰高寢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寢是也然亦小寢非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宣公成公亦皆書薨于路寢死以路寢爲正春秋十一公惟三君死得其正耳而定公不書路寢而書高寢可知非路寢也有三小寢而又有路寢是魯有四寢也又有楚宮襄公三十一年傳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後卽終焉于楚宮襄公作之襄公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杜注適宮宮有臺觀備守者孔疏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晉欒盈之亂公如固宮杜注固宮宮之固故謂之固宮又有銅鞮之宮數里襄公三十一年左傳皆別宮之過制者也若四寢則先王之制也說苑謂諸侯三寢高寢居中路寢居左右如其言是當以高寢爲大寢路寢爲小寢也夫路之爲言大也車曰路車門曰路門皆言其大也玉藻謂君聽政于路寢釋服于小寢路寢之爲大寢明矣高寢之名不見於三禮是魯君自爲美名非法制也豈可以其名爲高遂目之爲大寢加於路寢之上哉定公薨于高寢左氏公羊無傳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其爲小寢明矣說苑引春秋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此劉向自爲之傳耳又謂諸侯正寢三高寢路寢皆爲正寢是諸侯無小寢也若又有小寢則太多矣又謂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夫父子不同宮禮有之矣而謂易世之後子不可居父之寢於禮未有也高祖之廟子孫可以居之何以高祖之寢子孫必不可居乎惟大祖之廟非子孫所得居然寢與廟不同高祖與大祖不同不可混而

一之也又謂天子亦三寢是尊卑無別也其繆不待辯而明矣
何休公羊注云莊公三十二年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
三曰小寢案傳謂路寢者何正寢也今以高寢先於路寢是亦
正寢也正寢止有一若二寢不得爲正矣正寢二而小寢一殊
非制也賈公彥宮人疏云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燕寢卽小寢）側
室一不知側室在夫人小寢之旁不在人君三小寢之內故大
夫士之妻亦有側室（側室見內則）大夫士皆二寢（一正寢一小寢）若側室得
與其中是大夫士亦三寢矣此數說者既不知諸侯有四寢又
不解正寢小寢之制則誤而又誤者也鄭君謂王之小寢五隨
四時而居之此義最精明堂爲施政之所隨時而各居其方者
順天行以出令也小寢爲燕息之地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
時以養身也諸侯降於天子不得備五宮然亦宜隨時以居之
蓋春夏居東宮（東爲陽方春夏皆屬陽）秋冬居西宮（西爲陰方秋冬皆屬陰）四季十
八日居北宮北宮居中中爲土也齊則居路寢玉藻言大夫齊
戒居外寢可知諸侯之齊亦居外寢矣（路寢卽外寢）夫人亦有四寢
正寢一小寢三夫人居正中北宮姪娣從之左媵居東宮右媵
居西宮其姪娣各從之祭義言三宮夫人世婦蠶繅雖天子之
禮亦兼諸侯（詳天子世婦女御考）此三宮必皆小寢正寢非夫人蠶繅之
所也（鄭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王后六宮正寢在內夫人半王后是三宮并正寢在內其說非也蓋亦降殺以兩
耳穀梁傳桓公十四年　言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此
三宮亦指小寢正寢非夫人親舂之所也然則夫人有四寢矣
夫人亦四寢而諸侯之有四寢無疑矣

天子世婦女御考

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御妻當作女御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以聽天下之內治此說未可信也古之聖王淸心寡欲以女色爲首戒安有宮女如此之多卽曰聽內治亦不必百二十人也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姓之言生也夫子孫之多謂之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猶云則百斯男耳非必限定百人也卽曰百人而姓兼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所祭者之子孫漢書儒林傳云丁姓字子孫是姓兼子孫也　亦不必百二十人以生之也大夫一娶三女諸侯一娶九女則天子宜一娶十二女　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一娶九女也諸侯九女則天子宜十二女王度記謂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非也白虎通既引王度記又載天子娶十二女此降殺之大例而天子乃有百二十人多於諸侯十二倍有餘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若百二十人亦無所取法矣爲此說者蓋以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人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爲夏制然自殷以前皆五官　許五官亦夏時無所謂九卿者則此百二十人本言周制矣且百二十以人數言非以官名言卽夏時亦不止此皋陶謨言百僚百工是唐虞時官已有百夏

當倍于虞殷當倍于夏尚書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其說是也又云夏商官倍則商與夏同非也然此本僞古文不足深辨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蓋以官名言約舉大數耳鄭君疑記者之誤孔沖遠書疏謂禮記後世之書不合經典皆非也周當倍于殷其官約有千數此勢所必至者而謂夏官人數僅百二十殆不然矣況昏義以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兩相比儗其同爲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十人爲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爲周制此昏禮鄭注則比儗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彼蓋以三公參之爲九卿故九卿參之爲二十七大夫大夫參之爲八十一元士不知三公三孤有其官名而人不必備周公召公皆以冢宰兼三公三孤不見于經周時實止六卿顧命可考安得三孤之下各有三大夫也官必因事而設無其事則不可設其官有其事則不可無其官豈可限以定數哉三公以法三光九卿以法九紀見逸周書合爲十二以法十二辰自此以下惟以三百六十官名法周天之度而人數固不必有所取法也則何必限以百二十人乎況百二十人又無所取法矣然天子立官非有百二十人后之立官不得以百二十人與之準矣且天子之事最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最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必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祝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二十人乎此百二十人雖曰婦官而實爲天子之宮妾非有夫之命婦也人數既多若不徧御則令其怨望若必徧

御則荒淫於色矣鄭君謂后一夕三夫人一夕九嬪一夕世婦三夕女御九夕凡十五日而徧果如此一夕而御九人其荒淫不已甚乎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注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天子取十二女卽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此皆鑿空無據之言揆之以理亦復不合夫正妃猶天子也不立正妃則無以配天子亦無以統羣妾矣而謂自舜至殷皆不立正妃有是理乎三代設官所以遞增者人衆而事繁也若宮人何爲三倍遞加乎古人不再娶舜娶堯二女則二妃耳檀弓謂舜有三妃原不可信或二譌爲三而遂據此謂三代皆以三倍遞增妄矣竊謂春秋說天子一娶十二女必是周制曲禮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娶九女則以兩媵爲世婦以夫人之姪娣及兩媵之姪娣爲女御孔疏以姪娣爲世婦兩媵及姪娣爲御妻是謂姪娣尊于兩媵也何休公羊注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是以兩媵尊于嫡姪娣也今以天子例之知何說爲當夫人爲妻世婦女御統謂之妾孔疏謂御妻外又有妾則其數多矣其說非也天子娶十二女當有三國來媵各以姪娣從以三媵爲三夫人一后三夫人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爲次妃以后之姪娣及三夫人之姪娣爲世婦世婦其此十二人一娶而得有定數者也然天子欲廣子姓故又有九嬪女御周官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是九嬪九御各九人也此十八人皆后妃廣求有德者

以充之關雎詩所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也合之凡三十人以法一月三十日之數月者陰象也第嬪御有其人則充無其人則闕則無定數考也世婦九嬪女御皆天子之妃妾竝非婦官故周官皆不言數以別之夫人更尊與三公等且不列其職矣世婦在十二人之內其位本尊於九嬪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統夫人以下言之鄭謂百二十人之外又有妾其數更多矣是世婦在九嬪上尊卑判矣孔疏謂記者或襍祭義云夏殷言之非也

卜三公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所謂夫人者卽王后通稱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亦謂王后也本鄭注三宮夫人則三夫人之分居三宮者也副褘明是王后之服鄭注以此章所言皆諸侯之事故注三宮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注副褘云記者容二王之后與不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有三宮夫人末又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然則君謂天子夫人謂王后也其首句云古者天子諸侯是諸侯禮與天子同故舉天子以例諸侯非舉諸侯以例天子也夫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之尊非九嬪所可及矣世婦隨夫人分居三宮而九嬪別有其居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是九嬪不得居王后之宮也內宰云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必不止三夫人居之是世婦得居王后之宮也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春官有世婦每宮二人以卿爲之凡十二人與天子六卿及六少卿相準以三夫人以下惟世婦最尊故婦官之長亦以世婦名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昏義以九嬪尊于世婦非也后一夫人三世婦八嬪九尊者少而卑者多自然

之序也女御不復增多者以足法一月之數也其居宮之法王后六宮一宮爲正寢五宮爲小寢后居中宮其南宮爲王后內朝正寢爲外朝亦猶天子之有內外朝也北宮東宮西宮三夫人分居之以北爲上次東次西姪娣各隨其長每宮夫人一世婦二夫人居正室世婦居左右房三宮合九人后之姪娣與王后同宮亦一宮三人女御則各從九嬪而居九室也鄭注內宰六宮之人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而燕息焉不知六宮兼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王之五寢隨時而居以王有巡狩四方之義婦德主于貞一宜恆居中不可游居各宮也九嬪分居六宮考工記何言九嬪居九室乎三夫人不分居宮祭義何言三宮夫人乎

嬪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何所分別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乎觀此愈可知世婦女御不得有一百八人矣夫人世婦居者四宮耳非有六宮也而內宰言六宮之人以其在六宮中也猶一人亦可稱三公也至于進御之法必以五日爲期內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此統貴賤而言可知天子御女亦五日而一御也凡進御者必沐浴古人五日一浴亦五日御女之一證也節欲所以保身故五日御女雖以天子之貴亦不得縱也五者天地之數生育之本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大衍之數五十五日一御女亦其義也王后夫人世婦九嬪女御以次進御凡五月而一周亦合天地之數也鄭君以五日之御爲諸侯之制謂夫人當一夕兩媵一夕姪娣兩而御五日而徧

也然經文未嘗明言諸侯何所據而指爲諸侯之制每夕必御女非節欲之道兩而而御亦不免於色荒矣夫古人御女既以五日爲期而又齊戒則不御居喪則不御天地有災則不御邦有大故則不御二至之月亦不御其御女誠有節矣此宮人之數所以不容或多也後世帝王宮人不啻數千無日不近女色儒者習聞其事無怪乎其於百二十人之說恬然不以爲非也

明堂考

明堂之制先儒紛如聚訟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內劉向說苑亦謂明堂在國中路寢高寢承明堂之後（見修文篇）鄭康成以爲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同也考工記以爲五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說者謂四堂十二室公玉帶以爲一殿無壁環以複道上有樓此其制之不同也蔡邕盧植頻子容高誘輩謂辟雍靈臺大廟明堂同在一處劉向別錄謂明堂辟雍宗廟列王宮左右鄭康成謂辟雍靈臺在西郊大廟在國中與明堂各異此又其制之不同也案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王者制度無不法天路寢以法紫宮明堂以法太微（孫淵如著明堂法太微在紫宮之南下臨翼軫與紫宮不相連明堂所以不與天論其說如此）於辰爲巳故淳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孝經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孫淵如據說苑謂國中亦有明堂非也）明堂以

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三爲陽數也泰壇以祀昊天鄭君以爲祭感生帝非也詳禘祭考其神爲太一居天之中太一亦曰天皇大帝卽論語北辰則當爲一壇漢郊壇皆五時設於正南午位去國一里明堂以祭五帝非也兼祀五帝其神爲五帝座在太微垣居天之偏則當爲五室設于南左巳位晏子有五帝之位在國南之說去國三里一三皆天之生數道始於一成於三三生萬物本老子昊天爲生物之始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五帝爲生物之成故泰壇一里明堂三里且以象紫宮在後太微在前也明堂五室皆居正中以象五行五帝者五行之精也又極陽數陽數終于九法龜文倣井田象九州故復有四隅之室合爲九室堯謂之衢室衢與逵通九達爲逵是亦九室然尚書帝命驗謂堯舜五府蓋略去四隅之室也是考工之五室與大戴之九室一也月令東爲青陽大廟南爲明堂大廟西爲總章大廟北爲元堂大廟中爲大廟大室稱大廟者以其崇奉鬼神又有前堂後室似宗廟之制也萬充宗謂生人之居不可稱大廟居明堂禮而月令采其說謂之明堂月令也晉荼謂月令周世所造蔡邕謂周公所制其說最當萬氏宗鄭注以爲呂不韋之書非也孫淵如辨之詳矣明堂本崇奉鬼神惟每月聽朔之日暫居之耳何得以爲生人之居與路寢同哉南北言堂則四面皆有堂可知中央言室則四方皆有室可知是爲四堂五室四隅之室猶宗廟之東西廂其制既非堂又非室故謂之左右个然東西廂亦可稱東西堂故大戴有十二堂之說然則考工五室以堂室之室言之別乎堂而言室也大戴九室以宮室之室言之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合乎堂而言室也月令四堂堂之正稱也大戴十二堂堂之通釋也說月

令者謂有十二室則不可通以爲堂室之室則其制與室不類以爲宮室之室則實爲九室無十二室也朱子謂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周官大史賈疏謂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爲个堂此言以一室隔爲二堂與朱子說合是祇九室而已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凡室二筵九筵七筵者堂之廣也二筵者堂後之室深也明堂元堂各廣九筵深七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五筵也青陽總章各廣七筵深九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七筵也青陽左个亦廣七深九明堂左个亦廣九深七餘可類推合而計之九九八十一以法黃鐘之數也高九尺設九階亦合九九之數室深必二筵令堂深皆得奇數堂屬陽故其數奇而爲五筵七筵室屬陰故其數偶而爲二筵每室四戶八窗鄭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合之得六十以法六甲之數也四戶以應四時四方八窗以應八節八風戶牖屬乎室故其數皆偶室爲陰也階屬乎堂故九階階九級其數皆奇堂爲陽也中央不得爲堂故但有室且非聽朝覲宗祀之處可不必有堂惟作室以藏文王武王之主而以備五帝之坐而已室而曰大居乎中央其制當殊于四旁之室以夏制推之當方二丈四尺四旁有空閒處所以取明正合偶數四面皆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土旺四時故也記謂凡室二筵文承堂崇一筵明是四旁堂後之室非兼中央大室而言也若大室止二筵與諸室同何得爲大廟大室乎鄭君於此節不詳其制而於上文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注云堂上爲五室太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謂三代皆五室十二堂中央大室有四堂四角室皆有二堂周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三室居堂六筵審如此說其不合者有四五室以奉五帝之神居于四隅不得其正一也四堂其一大室其兩旁又皆有室無兩楹東西序不類堂制二也四隅之室各有戶牖牆壁不得以爲堂三也明堂爲大朝之所必當寬大乃堂基廣九筵修七筵其堂廣僅三筵深二筵有半卽大夫士之堂亦不狹隘至此曾謂王者之明堂竟若是其小乎其不合四也大戴禮謂明堂宮方三百步例以方里爲井及覲禮方明壇宮方三百步其說自確而謂明堂基址僅廣八丈二尺修六丈三尺而安九室於其上必不然矣御覽引逸周書謂堂方百一十二尺隋書謂堂方百四十四尺皆未可信蔡邕獨斷云明堂廣二十四丈應劭云東漢明堂博二十四丈以應二十四氣周制堂廣九筵其左右各亦九筵合之得二十七筵亦爲二十四丈漢制本乎周可知周之明堂其基之廣不止九筵也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白虎通謂法三十六雨七十二風孝經疏引劉炫說三十六戶法六甲子之爻後漢書注引禮圖謂七十二牖法一時之旺其說亦非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故堂室皆具而獨以堂名則堂之左右各當倣乎堂之陽明不當倣乎室之陰暗況十

二堂以法十二月每月居之以聽朔尤不當爲室制也今謂左右个皆有戶牖有戶牖則四面皆有壁陰暗蔽塞何以謂之明堂又何以居此而聽朔乎堂上必有東西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乃于東西序而開戶牖豈堂制乎廟寢尚有東西堂卽夾室前堂而明堂左右个反蔽塞之乎風雨本無定數六卦亦無精義明堂五行備具何獨法一時之旺其取象又不當矣高誘注淮南子明堂之制以个爲左右房其說亦非竊恩左右个之制當有兩柱一柱倚于序一柱立于堂隅似堂之兩楹以堂隅一柱隔爲二堂每月隨其方向而居也至于公玉帶之說以爲黃帝之制然尸子謂黃帝名合宮則不止一殿可知史記謂黃帝接萬神於明庭豈一殿所可容乎其上有樓更非古制矣大戴禮謂以茅蓋屋在黃帝堯舜時則有之周人尚文又明堂爲朝諸侯之宮必不爲茅屋第于屋下少飾以茅以存古制焉耳又謂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則涉于怪誕此皆說制度者之繆也王制云凡養老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則學不在國中可知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此爲殷制非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雍爲大學在郊明矣詩詠靈臺並及辟雍三輔黃圖謂文王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靈臺與辟雍同處可知甘氏星經謂靈臺三星在明堂之西舜典舜格于文祖之下卽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文祖卽明堂本鄭氏注璣衡在靈臺三輔黃圖云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渾天儀蓋古之遺制也則靈臺在明堂甚明靈臺在明堂則辟雍亦在明堂矣大戴禮云明堂外水爲辟雍蓋

明堂法天故外周以水象天之轉運明堂基址及宮垣皆四方而外水則圜圜內容方以象天包地外也說明堂者皆言上圜下方而外圜內方則未之及也辟雍義取乎璧白虎通云辟者璧也象璧圜以法天也其外水亦必圜又可知辟雍必在明堂內矣周立五學東序在明堂東門之外即東膠夏學也瞽宗在西門之外瞽宗殷學也成均在南門之外成均五帝學也本董子上庠在北門之外上庠虞學也此本陸佃說辟雍居中在明堂之左但彼不謂在明堂皆爲大學鄭君以虞庠爲小學非也小學在王宮南之左當在皐門之內若路門外也之左有宗廟則不得有學矣師氏掌小學之教兼主誨王故當朝時居虎門之左說者據此語遂謂小學在王宮虎門之左與諸侯異制非也明堂象王宮故辟雍在明堂南之左也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此專指辟雍而言惠定宇不知此恉故以東序之說爲非五者固皆大學而辟雍爲當代之學居四學之中尤爲特大學禮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問道而端於太傅大學即辟雍也辟雍在明堂之左故爲東序韓詩說天子立明堂於辟雍之中則明堂正而辟雍偏亦可見矣左有辟雍則右當有靈臺與之相稱甘公周時人親見其制故著星經謂靈臺在明堂西也靈臺所以觀天文亦以觀鳥獸故臺下有靈囿囿中有靈沼囿人掌其禁見周官鳥獸魚鼈皆所不殺觀其蕃息與否可以驗治化非爲耳目之玩好也靈臺即囿臺天子謂之靈臺諸侯謂之囿臺天子靈臺有渾天儀諸侯無之蓋天子治麻故有儀器以觀天象諸侯受麻于天子故不觀天象也天子諸侯皆二臺天子時臺在應門以觀四時雲物在兩觀上亦曰觀臺詳樓考靈臺在明

堂諸侯時臺在雉門闕臺在郊公羊說天子三臺曰靈臺時臺
闕臺諸侯二臺無靈臺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中諸侯觀臺
亦在廟中非也此漢儒說左氏者非左氏本文也鄭君謂辟雍靈臺在西郊不
及蔡邕輩所說之確近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宗蔡邕輩之說孫
觀察淵如亦言辟雍靈臺在明堂中皆足以匡鄭君之失但皆
不言周有五學辟雍在四門之內明堂之左孫氏又謂庫樓星
象靈臺靈臺卽臺門在南庫門其說皆未精夫五學見于大戴
禮賈子新書有東南西北四學則辟雍必在中亦必在四門之
內何以知之蔡邕頖子容皆言四門之學曰大學四學既在四
門辟雍當在四門內矣大戴禮謂宮方三百步此以宮垣言之
四門在宮垣猶國城之門也所以方三百步者以中有辟雍辟

雍爲射宮見白虎通天子大射虎侯九十步并堂深及明堂基址之
半二十步約有百五十步合兩面得三百步天子田獵苑囿方
百里本靈臺毛傳但傳以靈囿卽田獵之囿非也鄭注周官囿
游獸禁以爲離宮小苑是靈囿也曰小苑則別有大苑可
知矣王伯厚謂靈囿卽方七十里之囿亦誤見三輔黃圖則一面三十
十步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并靈囿靈囿在前及
明堂基址之半亦百五十步合兩面亦得三百步若辟雍靈臺
竝在南門外則宮垣內方三百步空闊無用矣況辟雍圜水象
教化周流浹洽或謂以節觀者非也必立于四門之中使外水四面相等
方見教化之均苟設于南門外則不均矣靈臺在南門外亦與
星象不合天子有應門無庫門戴東原論之詳矣逸周書謂東應門南
庫門而明堂位別應門于四門則其說不可信矣靈臺與門臺

不同爾雅云閣謂之臺此門臺也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此靈臺也臺門卽兩觀之制詳樓考未聞明堂有兩觀也逸周書云應門庫臺此言臺設于王宮應門其上有樓可藏器物故謂庫臺孫氏引此語故辨之亦詳樓考非謂設于庫門也靈臺下有靈囿亦不得設于門也庫樓一名天庫其下有柱明是府庫之象非靈臺之象也臺門之制臺在門兩旁與門合爲一物孫氏以亢南北兩大星南門爲明堂南庫門之象而以軫南庫樓爲靈臺臺與門相遠亦非其象矣孫氏又謂端門掖門象四門不知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天子屏設于應門明堂亦有之則端門當象應門其南門掖門則象四門也蔡邕蕢及惠氏以辟雍靈臺與明堂同處固優于鄭君至謂明堂卽大廟則其說頗繆不及鄭君之確夫左祖右社見于周官宗廟何得在郊廟制左昭右穆而明堂四廟列於四旁何以爲昭穆天子七廟又何止於五與諸侯同制其說不可通矣逸周書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雖此邑之制不備七廟大廟后稷廟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并路寢明堂爲五宮孔晁注以五宮爲五官府盧學士文弨因謂宮當爲官字之譌不知周有六官何止五官府何得先于大廟路寢必不然矣序大廟于上而以路寢與明堂連文則大廟非明堂可知也袁準作正論以排之當矣而惠氏又駁袁說謂天子大禘于明堂引逸禮王齊禘于明堂爲證不知禘爲大祭之通稱明堂之禘卽宗祀也豈大廟禘祫之禘乎詳禘祭考鄭君謂大廟明堂異處是矣而謂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亦非成王崩時有東西房見顧命則路寢與明堂顯然不同鄭乃謂成王尙因諸侯之制豈其然乎覲禮記几俟于東箱廟有東西箱亦顯然與明堂不同賈疏謂覲在文王廟本鄭

說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不知覲禮當在大廟之中何得在文
王廟天子之廟皆當爲天子之制先公且然況文王已追王乎
然則大廟路寢必不與明堂同制也江愼修曾辨之鄭以爲與明堂同
制故注夏后氏世室以爲宗廟殷人重屋以爲路寢不知其皆
爲明堂也明堂所行之禮有三曰宗祀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此在武王時
至成王時則以文王武王竝配上帝此在武王時
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詳禘祭考曰告朔各於其方
月告于青陽大廟以特牛祭大昊青帝配以文曰朝覲會同之
武至聽朔則按十二月而居不必在中堂也
明堂受朝是謂大朝覲明堂位言周公朝諸
侯于明堂四方諸侯及四夷畢至是會同也宗祀朝覲皆在正
南明堂大廟告朔則隨時而行于四方大廟至于辟雍四學有
尊師養老大射視學合樂釋奠擇士講武訊馘之典靈臺有望
氣治麻之事總之皆明堂之禮其目十有四明堂洵大教之宮

也惠氏謂祀天祭地耕藉皆在明堂孫氏謂縣象詢萬民亦在
明堂夫孝經以郊祀與宗祀明堂對言則郊壇不在明堂可知
漢書注謂耕藉在東郊月令言耕藉反而飲酒于大寢則耕藉
不在明堂亦可知縣象在象魏詢萬民在外朝周官有明文而
謂在明堂則無據也若夫明堂所有而先儒未詳者則有澤宮
又有槷郊特牲言卜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澤宮當在明
堂之中以澤必近水又義取于擇士郊又主于祭天與明堂相
合也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
雍爲射宮則澤宮當與辟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尚書大傳
謂蒐狩陳餘獲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周
官司弓矢澤共射槷質之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孟子言序

者射也文王世子言學干戈皆于東序是東序有習武之事澤宮蓋在東序之旁也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臺榭連文對舉則其地必相近當在西門之外靈臺之西榭爲講武屋其制有堂無室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春秋所謂成周宣榭災是也杜注以榭爲講武屋是也二傳以爲宣宮之榭非是明堂始于神農或謂始于黃帝非也名曰天府見尚書帝命驗淮南子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是未有九室也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故嘗穀于明堂以告天也月令謂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不祀明堂矣逸周書謂嘗麥于大祖大祖者后稷之廟也詩序云雝禘大祖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可知大祖非明堂惠定宇韋合淮南周書謂大祖卽明堂非也黃帝畫野爲井田制九州明堂象之乃有九室故謂之合宮堯舜曰文祖堯又曰衡室舜又曰總章天有大文爲天子大祖荀子王者天大祖明堂祭天故曰文祖馬融以文祖爲天亦此意堯舜以天下相授受皆奉天也故舜受終于文祖告於天也僞孔傳蔡傳皆以祖廟釋之非也尚書帝命驗云堯舜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是文祖爲南方中堂以文祖統五府之名猶周以明堂統青陽總章元堂大廟也易言聖人向明而治蓋取諸離故必以南方統四方也夏曰世室世室猶大室也世子亦曰大子古者宮室通稱大室猶言大宮以其祭天故曰大以尊之也鄭氏泥看世字以爲世世不毀之義如周之文武世室故以宗廟釋之殷曰重屋重屋複笮也詳樓考周人宗廟亦爲此制謂之複廟見明堂位而殷人惟明堂有之故以此爲名又名陽館陽之爲言明也此歷代明堂之名也周之明堂當始于武王樂記言武王散軍郊射祀乎明堂此武王已有明堂之證鄭君謂西周

無明堂惟東都有之注樂記以明堂爲文王之廟沿大戴禮之誤不知明堂與宗廟竝重豈可無邪周公營雒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故亦建明堂又建宗廟路寢則明堂中當亦有辟雍靈臺與西京同然宗廟止有三則明堂亦宜少殺矣至于四岳明堂見孟子趙岐注所以朝諸侯亦祀天地日月當有祭天壇在南門外祭地壇在北門外祭日壇在東門外祭月壇在西門外蓋天子出巡宗廟社稷五祀等祭可使大子宗伯等官攝之而天地日月不可使人攝祭因卽于四岳明堂行之本萬充且王者合萬國之歡以事先王亦合宗說不言日月統于天也故率諸侯以祭之覲禮言諸侯萬國之歡以事天地覲于天子天子率以拜日于東門外又云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萬充宗以爲祭天地祭天主日祭地主月故下文云

祭天燔柴祭地瘞也鄭注以此爲四明爲明堂非也詳會同考國外會同如此則四岳朝會亦宜然矣但在國既有正祭則其禮宜殺覲禮所謂拜日祭天等禮非二分二至正祭也巡守在明堂爲正祭則其禮宜隆巡守必以二月至東岳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正以祭天地日月在二分二至也至于初至之日燔柴告天則四時皆行不必在冬至其禮亦殺于正祭也望秩山川亦四時舉行其壇隨方而設亦在明堂四門之外如東岳明堂山川壇設于東門外餘可類推所謂方望也在國祭岳瀆亦然覲禮謂禮四瀆于北門外此祭地配祭也又云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此山川之小者四方皆有故絕設祭于西以山川屬地地爲陰西亦陰也若辟雍靈臺則無之此皆可考而知也

廟寢宮室制度考

古之宮室莫重於明堂其次爲廟其次爲寢故明堂惟天子有之廟則下達於士寢則達於庶人明堂深廣之度考工記箸之廟寢之度經無明文先儒皆未詳而要皆可考而知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此言魯之大廟大如周之明堂也（鄭君謂大廟路寢制度悉如明堂非也詳明堂考）可知天子大廟其廣深當與明堂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蓋言一堂之度十二堂皆同合而計之東西二十七筵南北二十一筵天子大廟當如是矣鄭君謂天子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固非而三者廣深之度實未嘗不一則天子路寢亦如明堂矣蓋明堂大廟路寢皆爲諸侯羣臣朝覲之地又明堂以行宗祀告朔大廟以行祫祫大饗（謂饗諸侯也）路寢以行燕飲賓射三者同其隆重故其

廣深之度皆相等也第大廟路寢當以丈度之耳（廟寢下達于士庶人必以丈度方得整齊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三當爲二字之譌北堂指室言以其在堂之北故曰北堂非東房後北堂也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此內指堂言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是序之內爲堂故謂之內也大雅洒掃庭內亦謂堂以其在庭之內也東西廂夾居三分之一故堂居三之二也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與考工記明堂崇九尺合此言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是堂高三丈六尺蓋以檐字言又云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果爾則天子之室廣矣鄭君注鄉射記云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公彥少牢饋食禮疏云大夫士廟皆五架以棟北一架爲室是室中南北之深爲四分堂之一也天子之屋雖不必五架而室爲四分堂之一則未嘗不同也其東西之廣三分去一以爲東西夾室又三分去二以爲左右房（大傳謂東

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北堂謂室是室居房三之一也鄉飲酒義言鄉人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其之也古人室戶偏東房戶閒爲賓主所其可知房之廣矣明堂之門堂居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室有左右房故其廣三分堂之一也是室廣與房同合左右房計之是三是室四分堂之一而稍强也東西九雉計二十七丈則室廣六丈南北七雉計二十一丈則室深五丈二尺五寸其大如此大祫行禮自無不可但大廟路寢不得大於明堂明堂廣二十四丈三尺深一十八丈九尺而廟寢乃廣二十七丈深二十一丈恐未必然伏生此傳多不可信下云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諸侯分二等卻不及大夫他書無此例又若如考工記注疏謂明堂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而廟寢與明堂同其度則大廟廣二丈弱深一丈五尺强大祫神主數十几筵組豆甚多何以容之今考定明堂由明堂推天子大廟路寢堂廣二十四丈以合四六之數亦應

二十四氣深一十八丈以合二九之數中堂廣十六丈左右夾室各四丈大廟可藏祧主數十詳天子四廟辨路寢可陳籩豆數十矣堂深十三丈五尺其後房室各深四丈五尺廣五丈三尺有奇大祫可以行禮矣又考廟寢之庭皆三堂之深江愼修鄉黨圖考曾言之天子堂深十八丈則庭深五十四丈鄉射記疏云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諸侯七十步今天子庭深五十四丈適得九十步自無不足矣以此降殺諸侯堂廣二十二丈不降爲二十二丈者以遞降至士堂廣十八丈大廣故也深十五丈大夫廣十六丈深十二丈士廣十二丈深九丈廣皆降殺以四而深則殺以三蓋深之于廣得四之三也古人宮室皆東西廣而南北稍狹所以法天地也二十八宿環天爲橢圖形南北狹于東西九州地域亦東西長而南北短宮室之制所以象之與今人宮室南北最長東西反短與天地之象不合殊失古人之意矣其室皆可行禮矣諸侯賓射麋侯七十步大射君九十步以在郊外射宮其地

寬廣故也賈公彥謂畿內諸侯賓射侯七十步畿外諸侯今庭九十步非也大射天子亦九十步以射不過百步故也深四十八丈爲八十步其地且有餘矣鄉射侯五十步大夫士同之則諸侯賓射亦可與天子同與大射等而必七十步者蓋以容之也天子諸侯之堂最深當亦以路寢庭止八十步不足以容之也天子諸侯不止五架各爲九架屋鄭君謂大夫士屋五架可知天子諸侯不止五架矣知其不爲七架者以七架屋分爲堂室室不得四之一也天子每架二丈諸侯一丈七尺弱方易構接且天子諸侯九架大夫士五架亦見降殺之義也天子諸侯之堂最廣恐棟梁等材未易有如此之長者蓋當兩楹之處東西各有八柱并兩楹爲九柱合得十八柱逸周書云大廟路寢明堂咸有旅楹孔晁注旅列也可知不止兩楹矣而兩楹特大故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射禮以楹爲限昏禮授雁于楹間所以節南北以爲行禮之處故聘禮賓覿大夫受幣于楹間是楹特大大夫士堂不廣則兩楹而已須兩楹持楣其前亦爲楣鄉射禮堂則物當楣又云堂則由楹外可知楹前皆楣也在大夫士爲第二架自外數之在天子諸侯爲第三架東西當室之東西壁則堂上均分爲三間左右當房中間當室東西三而南北九皆陽數也至于小寢爲燕息之地不必寬廣當減于路寢經傳無明文今由士大夫上推之擬天子小寢廣十六丈深十二丈論天子小寢似可減路寢之半然降至大夫五尺士廣六丈深四丈五尺其室廣八丈深六丈其室廣一丈八尺弱深一丈丈三尺強深一丈一尺強太窄狹矣　羣廟無禘祫之祭可與小寢同明堂位言大廟天子明堂而不言羣廟可知羣廟小于大廟矣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又可知羣廟之小矣明堂中央大室廣於四旁之室所以稱大可知大廟之稱大亦以其大于羣廟也曲禮言寢不踰廟路寢如大廟小寢如羣廟是不踰也經言不踰而未嘗言寢小於廟可知寢與

廟等也堂廣十六丈以五丈三尺强爲東西廂夾中堂廣十丈六尺强室與東西房各廣三丈五尺有奇深十二丈以九尺爲前堂房室各深三丈如此不促狹亦不大寬小寢爲臥室不宜大寬也正可以居而廟中行祭亦無不可以此降殺諸侯廣十四丈深十丈五尺大夫廣十二丈深九丈大夫室廣三丈深二丈二尺五寸可以行祭少牢饋食禮室中西南隅東向設神席自西而東設南而北陳之韭菹醓醢二瓦豆羊鉶豕鉶第二行臡醢二瓦豆自黍稷二敦魚俎腊俎第三行稷黍二敦羊俎豕俎其南又有奠酒第四行三尺三寸有奇俎廣尺二寸豆徑亦尺有二寸中間有空處五行約其一丈并席約一丈三尺其東餘一丈七尺可容主人拜獻席長八尺其北餘八九尺可容尸拜室北近墉南面設獻祝席前設一俎二豆并席約七尺其南餘一丈五尺可容主人拜獻及執事者所立席亦長八尺兩旁餘一丈有奇可容祝之升降尸之出入也天子室中陳九俎又豆八邊八籩六鉶又有賓俎庶羞豆其室故當更大也

牢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鄭注云室中迫狹也祝席之前其西無空餘主人西北面獻爵祝若降席拜主人則與主人相交不成禮儀故于席上拜受也士無大祖廟或一廟或二廟士下士一其廟雖等于大夫之二廟而其禮殺于大夫一廟者雖祭四代設四席其空餘之地尚多程子謂士高祖至當不易萬充宗論之詳矣一廟者室設四席分列南北近西壁席前各設兩豆三俎兩敦兩鉶及四加豆肵俎奠酒大羹并席約八尺南北合得一丈空地約二丈餘一丈有奇東北隅設獻祝席餘二尺有奇席前設一俎二豆約六尺中間空六尺東西二席及七尺餘一丈五尺故特牲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受角不言拜于席上坐受也其二廟者一奉高祖及禰高祖室中西面祖北墉下南面居室正中高祖之室中則南北之中也近西壁曾祖及禰亦如之凡禘祫之祭大祖東向自如羣昭列北墉下羣穆列南牖向爲宜故祖禰皆奉于北墉下俾子孫祭者北面事之也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故知祖與高祖同廟禰與曾祖同廟也

鄭君謂士惟祭禰禰祖禰同廟是祔不以昭穆非也一廟者若以高祖東向則左右昭穆不均故知四主分居南北也若高祖世次爲昭則高祖南向祖祔于其東曾祖北向禰祔于其東蓋南北向以西方爲上也若高祖及祖北向曾祖及禰南向觀少牢饋食禮設神席于奥而特牲禮則筵于室中東面可知廟止一主者皆奉于奥曲禮云人子居不主奥是尊者生時恆居奥而東面故神位亦如之其二主則尊者居室南北之中而東面也特牲饋食是上士祭禮一廟二主而筮日筮尸但稱皇祖設神席但言室中東面是祭曾祖也祖禰同日祭其禮若同故但舉尊者言之非祭曾祖而不及禰也其祭高祖及祖之廟亦猶是也大夫三廟一爲禰廟一爲祖廟高祖曾祖則居大祖廟以鄭君言室中迫狹而少牢禮言筵于奥可知左右二廟止有一主而高曾祖則居大廟也大夫六廟深廣可奉三主而設三席也少牢禮是大夫犆祭祖廟之禮同也非但祭祖也一廟而設二神席更覺其寬矣士之小寢士亦二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有正寢可知有小寢矣廣十丈深七丈五尺室深一丈九尺弱廣二丈二尺有奇亦可以居也室中北墉下設一牀牀長八尺廣約三尺四寸則牀前餘一丈五尺强設坐席于奥東面席長八尺則其北餘一丈四尺席廣三尺三寸則其東餘一丈八尺强牀設正中則東西各餘七尺西北隅有向以取明其徑一尺矣室中空餘之地不多僅可行走然不得布武曲禮言室中不翔鄭注云爲其迫也爾雅室中謂之時時一作跱皆言其地之促狹也食時設席于東北隅席前列一豆一鉶一簋朔月倍之并席約五尺有奇又除牀廣前空一丈有奇可容人之出入也玉藻謂君子之居恒當戶謂食時恆居此然曲禮言請席何向則坐席亦無定處欲靜養則席于奥而東向欲向明則席于宧而南向也冬則必居於奥避風亦然要之以居奥爲正也庶人止一寢深四丈不降爲三丈者以三丈則室太狹不可居廣四丈五尺廣亦四丈可居矣室廣深各一丈淮南子言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注堵長一丈高一丈環一堵爲方一丈蓋庶人之室也貧窶之士皆與庶人同飯疏食飲水簞食瓢飲皆庶人飲食可知淮南言聖人處環堵之室與庶人同也堂深三丈階上可以容殯廣三丈强四時之薦東西可各列二席庶人亦祭及東穆列于西凡四席夾室深一丈廣約七尺弱除去東西牆故止此可奉神主庶人薦于

寢知神主亦奉於寢但庶人止一室爲寢息之所不可以奉神
鬼神尚幽亦不可奉於堂上天子諸侯大夫皆藏祧主於夾室
可知夾室可奉神主在昭二主奉於東夾室右穆二主奉於西
夾室尊者居北卑者居南各於西壁下東向古人廟主皆東向
也祧主亦藏之藏於北墉下昭藏東夾皆以西爲上正室僅容寢食夜則設
牀以寢晝則設席以食食畢移於奧以坐自無不可父子同宮
則東西房各爲室制古人房以行禮房中半爲北堂非寢室也俾其子婦居之可也
士夫婦異宮庶人則夫婦同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見內則不命者父子亦同宮
當于堂後左右別爲之室以爲其子寢息之所不得于左右房
也房爲行禮之地不可爲寢且父子寢室相近亦褻矣天子左右夾室各爲五閣以庋
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注諸侯于西房中爲五閣庋肉及魚腊也
達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
東房有北堂西房無之故知在西房大夫爲三閣士爲坫一皆當在東夾室孔沖遠云
大夫既卑無嫌故亦于夾室食以養生生氣發于東也孔沖遠以閣爲庖廚

然鄭君謂閣以板爲之庋食物則非庖廚可知況君子遠庖廚
則庖廚不當在夾室與房矣饎爨室當在堂下東壁近南庖廚
在宮外東南天廚六星在紫微垣東南外廚六星在午宮柳宿
南此其象也特牲禮饎爨在西壁蓋黍稷貴於馨香牲既亨於
門外東方故饎爨在西壁若宮中饎爨當在東壁近南一以法
火之生王於東南一以順陽氣而養生也井當在西壁下與饎
爨對竈爲陽故在陽方井爲陰故在陰方玉井四星在西方參
宿旁亦其象也內則謂外內不共井則夫婦宮中各有井也浴
室謂之湢見內則注當在北壁下宮之四圍皆有牆謂之院亦曰窴
傳繕完葺牆茨宮詹大說文窴周垣也左氏襄三十一年
所謂完當爲院是也浴宜於隱處也內則謂外內不共湢浴
則夫婦宮中各有浴室也爾雅云連謂之簻其屋蓋以竹爲之故字从竹說

文簽閣邊小屋閣卽夾室之閣則夾室外堂下有小屋東西皆有之郭注以爲堂樓閣邊小屋不知古無樓閣也古之樓在門臺上詳樓考簽在東者北連夾室南連爨室食物不可沾雨故簽以藏饌物積薪柴廟中無簽故薪在西北厞安杵臼其貴重之物則藏于西房也士大夫以上又有府庫以藏財物庶人惟房而已井竈湢簽等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其大小則不同也大夫士大廟正寢之庭雖不行射鄉射記惟君有射于國中亦當三堂之深士冠禮參分庭一在北設洗士昏禮納徵執皮參分庭一在南又凡賓主相見皆三揖乃至于階則其庭必三堂之深矣禮不下庶人則其庭不必三堂之深當與堂等堂後蓋半于庭其宮蓋方十丈計三百六十步是爲三畝半强孟子五畝之宅以野之農民言其宅外皆種桑麻故必五畝

國中庶人之宅不種桑麻故其宅三分去一也儒行言儒有一畝之宮此以士之貧者言之其庭甚隘後無餘地其垣牆不周故每面十步也士之正寢其宮蓋五十丈大夫七十丈諸侯九十丈天子百二十丈宮皆以垣言堂後之地不拘整數大廟與宮必合于整數且合降殺之例也路寢同天子小寢宮方三十六丈小寢非行禮之地其庭不必然故三諸侯二十八丈大夫二十丈士十四丈爲十二丈則堂十六丈後止二丈太促狹矣羣廟與小寢同三堂之深蓋與堂等堂後亦廟門容大扃七个閘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棨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小扃臑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棨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二徹之內

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夫路之爲言大也爾雅釋詁路門治朝在路大也路門爲當大於應門不當小於應門三分之一也且古人制度未有奇零若此者記謂不容棄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棄車五个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个爲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故曰不容棄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廟門二丈一尺是天子羣廟之門若大廟之門當與路寢門同小寢之門則與羣廟同諸侯大廟路寢門蓋二丈四尺大夫一丈八尺士則一丈二尺以今尺折算止九尺六寸一扉止四尺八寸故士昏禮納徵執皮兼執足左首隨入鄭注謂爲門

中阨狹也諸侯羣廟小寢門蓋一丈七尺大夫一丈三尺士九尺庶人則七尺不降爲五尺者以庶人止一門是爲大門五尺則太狹也諸侯闈門蓋四尺大夫士皆三尺二尺則太狹矣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蓋廣四尺者爲閨三尺者爲閤也闈門在廟東西北壁士冠禮冠者適東壁見毋鄭注云時毋在闈門外婦人入廟中闈門東壁有之則西北壁亦宜有之也小寢之門亦謂之閨公羊傳云趙盾見人荷畚自閨而出當是從小寢門而出也傳又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大門者外門也入其閨則小寢門也又仲尼燕居言閨門之內皆以閨門爲小寢門也左傳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闈亦小寢門之稱也蓋其門小於路應諸門故亦稱爲閨爲閨非必旁通小門也皐則其廣大當與應門等考工記不言皐門以其與應門同也然與路門連也諸侯庫雉門蓋廣二丈大夫亦三門詳大夫外門三門考

中門廣一丈六尺士外門士二丈二尺士外門與正寢門同門不可小也庶人無外門遡周書謂天子明堂戶廣四尺則大廟路寢之戶亦然諸侯大夫皆三尺如此不降殺以兩者以四尺已小也殺一士二尺羣廟小寢之戶天子諸侯皆三尺大夫士庶人皆也士與正寢同以二尺最狹不可復殺也門側之堂謂之塾聘禮賓立接西塾顧命有左塾右塾考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周人明堂廣八丈一尺指中一堂言之則門堂五丈四尺門堂無東西廂室三之一謂室居堂三分之一鄭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非也是室廣一丈八尺左右房各一丈八尺大夫路寢門堂與明堂同不取數於正堂三之二者正堂太廣故也正堂廣十六丈則門堂約得正堂三之一諸侯正堂十三丈二尺強門堂當四丈四尺大夫正堂十丈六尺強門堂當三丈四尺士正

堂八丈門堂當二丈四尺此皆降殺以十尺者也天子門堂居正堂三分之一有奇故其下皆不正居三之一但降殺以十尺耳天子明堂深六丈之二是四丈也諸侯蓋三丈八尺大夫三丈二尺士二丈六尺皆降殺以六尺者也天子堂深十八丈門堂四丈二尺約四分之一有奇諸侯以下皆然此深并室計之以明堂南北七筵亦并室言也門堂所以爲賓客待事之處惟明堂大廟路寢有之羣廟小寢則無有也門堂內外皆有凡四堂門兩旁有棖中央有闑賈公彥儀禮疏謂門中有兩闑孔沖遠曲禮疏謂門中止一闑夫樹闑所以表中門故必有兩闑闑之閒乃中門也若止有一闑則君出入於東扉之內豈得爲中門乎玉藻云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如此說則大夫出入與君同矣朝門必洞啟兩扉未有闔左扉而不啟者閻百詩曾辨之江愼修仍取其說誤矣　說者據玉

藻閨月閤門左扉不知此明堂聽朔則然明堂十二堂閏月無可居故居門非朝廷亦必如是也然則兩闌之說當矣君平時出入正當兩闌之中若迎賓則君與賓皆由兩闌之閒君由右賓由左上介由闌左（近闌故以次而西）上擯由闌右（拂闌）以次而東則兩闌之閒容二人棖闌之閒容三人以席容四人推之（曲禮注席容四人）則兩闌閒當四尺（席長八尺而容四人則二人四尺矣）棖闌閒當六尺然君當廣於臣則兩闌閒亦當六尺以全門均分爲三以法三光與堂上以兩楹分堂爲三相類三六合爲一丈八尺加棖闌廣二尺是諸侯庫門廣二丈也以此推之天子皐門兩闌閒當七尺大夫外門兩闌閒五尺（士門一丈二尺若兩闌中門與外門同路無以爲棖闌地矣）士門一丈八寸（士門止九尺故也）四尺（四尺無以爲棖闌地矣）寢門及大廟門兩闌之閒天子蓋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八寸（凡賓主入門皆主人先入而後客從之故三尺八寸不爲隘也）羣廟小寢門亦有之天子蓋六尺諸侯五尺大夫四尺（士門止九尺故也）士門止九尺故也）其長短之度棖與門齊闌則半於棖也至於宮室之高度惟天子堂九尺以堂之基言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見於禮器天子門阿五雉宮隅七雉見於考工記其餘無文今依此推之宮隅高七雉宮隅爲門臺上之樓詳樓考（王宮不宜卑於宮隅亦當七雉鄭注謂王宮與門阿同）雉非也諸侯五雉大夫士三雉士正寢廣十二丈若高止二丈則不稱矣士雖與大夫同而堂階既殺則宮亦因之而殺矣大夫堂階五尺連宮三丈五尺士堂階三尺連宮三丈三尺此大廟路寢之高也羣廟小寢之高天子蓋五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士小寢廣五雉若庶人則一雉與環堵之說正合庶人堂高一尺天子門阿高五雉諸侯高三雉大夫士二雉此大廟

路寢之門也羣廟小寢門阿天子蓋三雉諸侯二雉大夫士一雉又二尺一丈則太卑也庶人一雉門有屏江愼修謂天子設於應門外諸侯設於雉門內然應門外有外朝不得有屏朝士云面三槐三公位焉若有屏則三公不面王矣屏所以塞門若遠在三槐之外非所以塞門矣凡朝必在門外皐門外非朝之所故知在應門外也觀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是屏在廟門內也廟如是則朝亦如是矣爾雅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宁卽治朝在路門外惟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若屏在應門外何得云門屏之閒謂之宁乎天子諸侯門有高卑廣狹則屏亦然自可以此爲等殺何必以內外爲別乎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未可信也大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凡門皆有屏惟皐門無之屏一名蕭牆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肅蕭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應門內爲治朝臣所肅敬可知應門始有屏皐門無之也吳語云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是寢門內有屏可知門皆有屏矣屏卽小牆爾雅屏謂之樹郭注小牆當門中而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之廟飾似非牆制蓋屏上有屋以蓋牆刻畫疏通故謂之疏屏此惟天子有之也一名罘罳詳樓考門內有屏庭中有碑詳碑考堂上有坫坫在東楹南詳坫考三者皆以土石爲之屏與碑皆常設不可移動則坫亦常設矣阮諶謂坫以木爲之高八寸非也坫字从土其以土爲之明矣天子諸侯三者皆具大夫士則惟有碑也大夫塞門以簾士以帷簾不見於經而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薄卽簾也天子六寢正寢一正寢卽路寢亦曰大寢小寢五王后亦如之后之正寢當殺於天子小寢不殺諸侯正寢一

小寢三鄭君謂小寢二非也詳諸侯四寢考大夫士正寢一小寢一妻各如其夫正寢之制亦皆殺也庶人一寢夫婦同之凡男寢皆在前女寢在後內則所謂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也婦人又有側室將生子則居之側室當在小寢之旁制如小寢但少殺耳自天子至於士其妻皆有側室庶人或有或無也若夫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見爾雅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天子惟二祧無寢見夏官五寢注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此皆可考而知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五

南菁書院

求古錄禮說三

臨海金鶚誠齋著

四阿反坫考

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謂反坫外向室也案外向之室不見于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爲反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況反坫文承四阿下與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其非門外之室明矣黃東發日鈔引此以證論語郊特牲反坫謂立反坫於臺門之外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又謂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衆故爲外向之室非反爵之坫也然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是知論語郊特牲

反坫實反爵之坫也大門外有兩塾已足容儀衛之衆何必又爲外向室乎特是論語郊特牲反坫可解爲反爵之坫而逸周書反坫卻不可解爲反爵之坫以文在四阿重亢重郎之閒不宜於此言反爵之物況反爵之坫諸侯亦有之而四阿重亢重郎等制則天子所獨有是此坫非以反爵明矣竊思堂之四隅有坫屋之四隅曲而翻起爲阿四阿反坫者謂阿反于坫上也阿有在屋之前後者取於曲經曰阿之義廣雅云四起曰檐宇京曲京曰阿屈曲司馬彪注莊子謂之阿閣五架屋前爲庇庇之爲言閣也云阿屋檐也古詩阿閣三重階言阿垂于階上也此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士昏禮所謂當阿也士昏禮當阿今文阿爲庇是阿在楣前鄭注以阿爲棟非也阿有在屋之四隅者取於偏高阿邱之義爾雅釋邱既言前後左右之高又言偏高阿邱是高在于隅者也四隅檐宇曲而翻起如阿

邱之高聳故曰四阿此則惟天子有之斯干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以四隅之阿言也如鳥斯革言前後之檐阿也如翬斯飛以四隅之阿言之也前後檐阿雖亦曲而稍起但不若四隅之高故前後如鳥之張其翼四隅則如翬之飛起也孔疏謂斯革斯飛言檐阿似鳥飛未確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此天子之明堂也然天子不特明堂有四阿大廟路寢皆有之四注惟明堂有之四阿則大廟路寢皆有四注辨四阿翻起于坫上故曰四阿反坫反之爲言翻也諸侯大夫士四隅檐宇雖亦稍起而不高翻故不謂之阿而謂之榮榮一曰屋翼但如翼之張而已四阿反坫當以四字爲句與下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等以二字爲句者不同故特首列之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皆在內四阿則在外自外說向內也又天子之宮所以異于諸侯者重屋也四阿也止此二事重亢重郎常累復

格皆重屋之制孔晁注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嚴郎之上郎廊也案郎與廊通前漢董仲舒傳游于也嚴廊謂廊之高峻者郎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是廊爲檐宇廊爲堂邊廡非也重廊郎明堂位重檐孔晁以累屋解之亦未的復格惠半農以爲郎複笮是也凡覆于上者皆謂之屋重屋非徒複笮也重亢重郎四阿止二字與下不稱因加反坫二字常累復格皆重屋也

以足之且阿有在旁在隅之別曰四阿反坫明其在四隅者見其爲天子之制也孔晁不得其解亦以二字爲句釋四阿爲四下四下猶四注也失與考工記注同反坫爲外向室後儒莫能指其失故特正之

五穀考

五穀自古無定論鄭康成注疾醫五穀謂麻黍稷麥豆據月令爲說也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有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眞言論合趙岐注孟子高誘注淮南子俯務訓神農播五穀相土地宜儒效篇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顏師古注漢書皆與此同盧辯注大戴禮楊倞注荀子又以爲稻稷麥豆麻則稻麻並舉而無黍逸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即梁也則無麻粟而有秫諸說不一皆非確解曰黍秫菽麥稻秫即穊之黏者則無之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極辨秦漢以來稷梁溷一之非至詳且悉而于五穀之名猶未考定也鶚謂五穀者以其爲飯者而言也飯爲食之主軀命攸關故孟子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然則五穀可得而定矣曰黍稷稻粱麥何以知之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食醫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

宜麥魚宜菽可知六穀爲稌黍稷粱麥菽也內則言飯黍稷稻粱下又言麥食菽食可知六者皆可爲飯矣六穀以稻粱爲美古人貴者老者食稻粱賤者少者食黍稷黍稷稻粱爲常食麥菽則暫食之秦風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黍稷稻粱玉藻注謂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內則疏謂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菽可知常食者黍稷稻粱也觀內則言飯只列黍稷稻粱而于麥菽則別舉于後可見矣菽爲雕胡其米所出頗少惟天子諸侯得暫食內則注以蝸醢菽食以下十六物爲人君燕食孔疏以爲諸侯之禮則諸侯亦得食菽不獨天子也而麥則貴賤皆食之職方氏青州宜麥董子謂春秋麥禾不成則書之可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然則六穀去一而爲五穀當存麥而去菽矣故知五穀爲黍稷稻粱麥也若菽與麻古人用爲邊實以佐飯不以爲飯也惟極貧之家大饑之歲或以菽爲飯檀弓所謂啜菽漢書所謂民食半菽者也麻飯不見經傳惟仙家有胡麻飯非常人所食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菽矣稻粱爲最美之穀日食所需而諸家數五穀反或遺之不亦謬乎月令素問遞周書管子或別有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

星辰說

星者五行之精聚而爲五星也水曰辰星火曰熒惑木曰歲星金曰太白土曰塡星辰者天之十二次即二十八宿也辰爲日月所會即在二十八宿如孟春日在營室是會于室宿也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與日月列而爲四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本邵子皇極經世說此天之四象也星屬日故文从晶从生見說文晶省即爲日也辰屬月故辰有十二月亦

有十二也淮南子云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見天文訓逸周書云星以紀日宿以紀月今本作辰以紀日案此篇所言九紀卽左傳六物而析時爲四又文選注引九紀作九星以爲日月星辰四時歲今本以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爲九紀宿卽辰則辰當爲星矣辰蓋星之譌也孔晁解辰爲日月所會是在晉與漢書律厤志音以紀日律以紀月之理同蓋星時已譌矣

與音皆合五行五行各有二故以紀十日如甲乙木丙丁火是也辰與律皆十有二故以紀十二月此皆星屬日辰屬月之證也左傳昭七年以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周語以歲日月星辰爲五位鄭注虞書以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爲六宗注小宗伯以日月星辰爲四類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四類日月星海海在四望之中不在四類後鄭改爲辰是也但云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飌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則其說未當大宗伯言祀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星辰在司命司中之上與日月竝列何以無兆當云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兆星于南郊兆辰于北郊所謂

兆四類于四郊也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飌師雨師于北郊與星辰當別爲壇蓋星辰祀以實柴司中司命等祀以槱燎也

又曾子天圓篇以星辰之行與日月之數對左傳星辰之神與山川之神對祭法謂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與山林川谷對淮南子謂星辰天之期與日月天之使對天受日月星辰與地受水潦塵埃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爲一物也虞書言厤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列子天瑞篇言日月星宿宿卽辰也積氣之有光耀者淮南子言星辰以之行明是有星周禮凡兩言二十八星不得以次舍爲無星也益稷疏謂日行原道訓曰象曰繫曰光曰非有形容可畫是以辰爲無星也諸書皆言星辰而列子言星宿又可爲辰卽二十八宿之一證也虞書堯典僞孔傳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孔疏云此星辰共爲一物鄭注亦以星辰

爲一果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周語何以稱五位乎且五星爲
在天最大之星其行有遲留伏逆厤象何獨遺此乎四方中星
宿是不及　卽二十八
五星矣　堯首命羲和治厤舜首察璣衡以齊七政其事正同
鄭注以七政爲七緯日月五星也　可知厤象必及五星矣尚書大傳
七始謂天地人春夏秋冬其說非是史記以七政
爲北斗七星七星亦主七緯則仍不遺五星也　又月令云乃
命大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宿
離猶言躔離　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謂其屬焉
相氏保章氏相與宿偶審候非也　日月五星皆躔
二十八宿亦可知五星與日月並重治厤者所必及也淮南子
言星月之行可以厤推其明證矣孔疏乃謂敬授人時無取五
星謬矣蔡傳謂星兼經緯亦非也周語云歲在鶉火日在天駟
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　卽元枵也　韋昭注云斗柄斗前

也星辰星也斗指斗牛之斗辰星謂水星可知凡以日月星辰
類舉者星必指五星非二十八星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
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此十二辰指自子
至亥十二支左傳所謂淡辰咸九年傳
辰合而爲六十者也辰非二十八宿故星亦非五星注疏引周
語五位解之非也夫星之文从日與日爲一類禮運云天秉陽
垂日星惟其從日故諸星惟五緯最大而明鄭風云明星有爛
爾雅以啟明釋之郭注云太白星也韓詩亦云太白晨見東方
爲啟明鶡冠子云天者明星其稽也此則統言五星陸佃注以
十八宿然二十八宿多有　古文星从晶晶精光也見說
不明者故知爲五星也　明星爲二
明然則星之本義當專指五星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釋

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非本義也辰猶月月之光不大明故二十八宿中有最小而暗者（如女鬼之類）可知諸家以星爲二十八宿非正義也星辰之解當以鄭君大宗伯注爲最確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云辰卽二十八宿也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此星辰正義也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八宿非星散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星惟星辰可互通故閒有合爲一物者諸經惟益稷洪範孟子保章氏星辰當合爲一而所指又各不同益稷日月星辰是繪於衣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左傳云桓二三辰旂旗律厤志以三辰爲日月北斗（詳招搖是所畫者日月北斗也在上解）

畫於衣當與旗同以星辰爲一章可知此星辰爲北斗也公羊傳云（昭十七年）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春秋繁露奉本篇以北辰爲北斗尙書大傳旋機謂之北極亦卽北斗是北斗亦可稱辰矣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注云五星有贏縮圜下文角故謂變動二十八宿爲恆星不變可知此星辰爲五星也（星土分星是二十八宿）皐陶謨撫于五辰五辰爲五行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濂注以三辰爲日月星此星字該得廣五星亦在其中是五星亦可稱辰矣辰時也日月星皆示人以時故稱三辰（洪範言五紀三曰星辰二十八宿爲四時中星可紀節次五星則不然可知此星辰爲二十八宿也孟子言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推日至用列宿而不用五星趙岐注云星辰日月之會

可知此星辰亦爲二十八宿也周禮有二十八星堯典鳥火虛
鼎皆言星是二十八宿可稱星矣若五星得專辰之稱者惟水
星二十八宿得專辰之稱者惟心房淮南子云辰星正四時常
以春分効奎婁注云効見也夏至効井鬼秋分効角亢冬至効牽牛
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一時不出其時不和故水星得專辰名也
左傳云昭元年商邱主辰又云昭十七年火出于夏爲三月三月爲建
辰之月故心星得專辰名也辰爲大火大火心星也初學記引夏小正八
月辰則伏注云辰房星農宇从辰說文農房星爲民田時者也
故房星得專辰名也至于星之專指二十八宿者洪範星有好
風好雨箕好風畢好雨月令季冬星回于天召南嘒彼小星唐風三星
在天鄭箋以爲心也此類是也祭法幽宗祭星史記天官書星者金之
散氣注云衆星列布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此星字泛
說指有名者而言漢書天文志所謂中外官凡百七十八名積
數七百八十三是也祭法兼五星史論語衆星共北辰春秋莊公
漢不兼五星論語經緯星皆在內
春秋專指無名諸小星此皆散文則通之例也推而廣之日月亦可言星
七星隕如雨此星亦泛說并兼無名諸小星而言也
馮相氏掌天星下言日月星辰是天星內有日月邏周書日月
列九星中此日月可言星也日月與星同稱三光故其義得通
要之皆非星辰本義也豈可以通義而沒其本義哉二句總結對文則別
以下若夫邵子謂天無星處皆辰朱子以辰爲天壤漢儒初無此
說其謬可不待辨而明矣

屋漏解

屋漏向無確解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注未詳其義
大雅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毛傳但引爾雅解之鄭箋云
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奥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厞隱之處
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幄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按詩以
屋漏承爾室之下爾雅載屋漏於釋宮則屋當如字不應破屋
爲幄釋言訓陋爲隱本是陋字堯典以側陋對明是陋爲隱也
故其文从扁屋漏之漏說文作扁云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
尸者屋也是其義不得訓爲隱釋言陋或作漏者聲之誤也凡
向南爲明向北爲暗此陰陽之義故室東南隅爲突西南隅爲
奥皆以幽隱言東北隅爲宦西北隅爲屋漏皆不以幽隱言也
且祭畢改饌于西北隅卽是陽厥曾子問云有陰厥有陽厥又

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厥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奥在未迎尸
前謂之陰厥尸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厥夫曰當室之
白而以陽稱豈得以西北隅爲隱闇之處乎鄭說誤矣特牲饋
食禮云佐食徹尸薦俎敦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鄭注云尸
謖而改饌于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厥飫此謂陽厥厞隱也不
知陽厥本取其明而以幽闇言之是陰厥非陽厥也此厞字當
从少牢下篇古文作弗少牢下篇厞用席訓爲藉弗者草盛市
地行人履之義與藉通鄭據爾雅以厞爲隱釋言云然曰隱用
筵文義其可通乎或以几在南厞爲句然少牢下篇厞用席承
右几之下豈可以右几厞爲句乎其亦誤矣惟解曾子問當室
之白云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曰陽此乃合陽厥之義第戶

在室東南西北隅去戶頗遠而謂得戶之明抑又誤矣太平御覽引舍人爾雅注云古者徹屋西北屏以炊浴故謂之屋漏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此謂廟後之西北屏非謂室中之西北隅也西北屏在廟之後人所罕至故爲隱陋之處簷下可以積薪廟有北墉墉上有簷垂于外約數尺簷下可積薪其東北隅有北堂堂下有北階非積薪之所也　其薪爲祭祀饎爨因藏之于此不得褻用喪禮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周官甸師掌耕耨王藉以供粢盛又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爨則饎爨之薪亦必甸師納之而西北屏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爨浴之薪必使甸師取之甸師卽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材可知若撤毀屋材則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而舊說或以屏爲門屏或以屏爲屋簷皆謂撤毀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復用孔沖遠則以廟爲正寢經文明言廟何所據以爲正寢此說亦非謂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夫以死者而得劉熙謂撤毀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復用孔沖遠則以廟爲正毀廟寢之屋實悖於理廟室爲神主所藏豈可毀壞使雨漏入且凶喪非常之事而因此爲室之常名其名亦不正也孫炎注爾雅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見詩疏　其說視諸家爲優孔沖遠反以其說爲非此疏家必宗傳注之失然日光所由入者尙未曉也鶚竊思古人之室東北隅得戶之明中閒北墉下得牖之明至西北隅則與戶牖不相直不可不穿壁以取明于此蓋有向焉幽風云塞

向墐戶　冬月塞向以禦北風之寒然未必盡也毛傳云向北出牖疑當用簾薄之類仍可以取明也

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向蓋小於牖其制又與牖殊故不名牖而名向說文釋向與毛傳同廣韻又以牖釋向蓋以向爲牖之類鄭注明堂位云鄉牖屬注士虞禮云鄉牖一名也故舉類以釋之而以向爲北出牖其實古人之室竝無北牖也士虞禮云祝從啟牖鄉牖鄉竝舉則鄉非牖可知諸經無南牖之稱則無北牖亦可知若有北牖則當言南牖以別之矣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釋文云牖舊音容可知此經本作牖字之譌注云北牖或爲北墉墉與牖相似後人傳寫因譌爲牖孔疏不能辨其誤乃有遷于南牖之說朱子採入論語集註讀者鮮知其非矣　士喪禮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可證也郊特牲云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又可知寢室無北牖矣寢屬于陰又當避風必不在牖下北墉下當室之中闢此

處無牖故宜爲寢息之所古人寢恒在此不必疾病也何以知之東北隅當戶爲飲食之所故謂之奧奧與頤通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謂食時也江慎修不知此義引檀弓頤者養也非食時則常居西南隅曲禮謂人子居不主奧可知爲尊者所常居也曰居則皆非寢所矣居字本作尻坐也孝經仲尼居曾子侍論語居吾語女是居爲坐寢不得爲居也　東南隅近戶人所出入牖下向下又皆當風向明之處非可寢息故知寢必于北墉下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爲東首記之非爲北墉記之也平時寢雖東首亦有隨意所適者至疾病則必東首以受生氣故特記之至于北墉下則平時疾時皆然不必特記記者帶言之亦以見飯于牖下自北墉而外遷耳北墉下既爲寢息之所不得有牖亦不得有向則向在西北隅無疑矣西北隅有此窗則日光自窗中漏入故名屋漏所謂當室之白亦以此也中庸疏云以戶漏明其處故稱屋

漏此沿禮記鄭注之誤不知所謂漏者其光必不廣長戶之光明何得謂之漏邪近邵二雲爾雅正義謂隱蔽之處時見日光不知漏者必有隙而日光漏入如雨下之漏雨何得以隱見日光爲漏邪總不知西北隅有向故妄解耳屋漏可見天日（牖雖啟明卻不見天日）推向得見之此乃天人相接之處神之監臨莫顯於此室中雖無人而神已見之故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也鄭箋謂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此泥于祭祀陽厥之禮與經意不合經未嘗有祭祀之意所謂室者以寢言非以廟言也鬼神無乎不在下文神之格思亦不必在祭時也毛公只引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知其不以祭祀爲解矣廟與寢同制則西北隅亦有向明堂位以達鄉爲天子廟飾疑向有大小惟天子之向最大光明洞達故曰達鄉鄭注云鄉夾戶窗每室八窗爲四達此本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之說然夏世室即周明堂明堂與宗廟異制鄭以明堂釋廟制亦非也此皆不可不辨正者也

樓考

古之所謂樓者非今之樓也今人于堂室上作樓或再重或三重皆謂重屋考工記有重屋之名其制則與今異鄭注云重屋複笮也說文云笮迫也在瓦之下椚上（釋名云笮迫也編竹相連迫笮也）豈如今之樓哉嘗疑古之樓經傳皆未明言今詳考之乃知古所謂樓者即考工記宮隅城隅是也鄭注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浮思一作桴思）賈疏云按漢時東闕浮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禮器云天子諸侯

臺門鄭注云闕者謂之臺孔疏謂兩邊起土爲基郊特牲疏基作臺基
上起屋曰臺門城門兩旁亦有臺鄭風云出其闉闍毛傳云闉
曲城闍城臺也門臺城臺皆曰闍爾雅釋宮云闍謂之臺是也
若靈臺囿臺不名爲闍爾雅所謂四方而高曰臺此則臺之正
稱也門臺城臺本非臺以其制似臺亦通稱爲臺耳又云陝而修曲曰樓文與四方而
高曰臺相連則樓在臺上可知靈臺囿臺其上起屋曰榭周書
泰誓所謂臺榭指此也門臺城臺起屋則謂之櫓月令仲夏之
月可以居高明鄭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兩觀有樓謂之樓觀此
樓在門臺之前護諸侯門臺在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
災言災則觀上有樓又可知矣爾雅云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
爲道也觀觀也于上觀望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
魏闕也蓋門兩旁爲臺中央闕然名象魏鄭司農注周禮云象
闕然故謂之闕其上可觀望又懸

法象以示人故又謂之觀法象所懸而其上又有樓高巍巍然
故又名象魏雉門及兩觀災孔疏引天子諸侯臺門是門臺郎
也兩觀左氏僖五年傳公登觀臺而望書雲物觀臺者觀之臺也
孫炎注爾雅謂闕者積土如水渚可以望氛祲是諸侯觀望雲
物卽在門臺其上故宜有樓禮運謂孔子出游於觀之上以有
樓故可游先儒謂諸侯有二臺一曰時臺一曰囿臺時臺亦曰
觀臺以觀臺爲臺名五經異義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然非也天子門臺則設于
應門蓋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天子諸侯皆
治朝爲正正門者屏設于此觀亦設于此入此門爲治朝臣當
對正朝之門也三朝三朝以
審思其所闕故屏一名枑思觀樓亦名枑思釋名作罘罳謂罘
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屏上亦有屋以蓋
屏牆見考工記疏與門臺上架屋略相似又同在一處故皆有枑思

之名也三輔黃圖云闕觀也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可知天子兩觀必在應門矣逸周書作雒解應門庫臺謂應門兩旁有臺臺上有樓可藏器物故曰庫臺觀樓亦通稱榭鄭注禮運云榭器之所藏也靈臺囿臺遠于王宮不藏器物而觀臺則迫近王宮其外雉門有禁（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以中門爲雉門）故其上可藏器物也天文家謂庫樓十星一名天庫則樓以藏物可知孔晁注謂門皆有臺于庫門見之誤矣樓之制本與榭不同月令臺榭與高明對舉高明是樓觀則臺榭爲靈臺囿臺之屋可知而門臺城臺之屋不得爲榭亦可知矣蓋靈臺囿臺其形正方（爾雅所謂四方而高也）則臺上之屋亦必正方故名爲榭與無室曰榭同名孫炎注爾雅云榭但有堂（堂之形固正方也）（榭爲射宮故字从射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宣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災杜注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案爾雅有木者謂之榭與無室曰榭前後別出其非同物可知榭爲講武之宮必非在臺上孔疏謂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是誤合爲一也　榭無室是無牖戶臺上之榭亦無牖戶可闔此所以不藏物也門與城皆陝而長則兩旁之臺必不爲正方而爲長方故其臺上之屋亦長方陝而修曲別謂之樓不名榭也孟子岑樓趙岐注山之銳嶺者爾雅釋山云山小而高岑其形如樓故曰岑樓六韜軍略云視城中則有飛樓左氏宣十五年傳解揚登諸樓車飛樓即樓車也車之形狹而長飛車偵敵其制最高有似于樓故曰樓車以此二者證之陝而修曲明矣然門臺城臺其形亦四方（郭注閣謂之臺云積土四方蓋長方亦可謂四方算法方田開方皆有長方不必正方也故得通名臺樓在臺上與榭大略相似故得通名榭爾雅有木者謂之榭文承閣謂

之臺之下此樓榭通稱也樓有牖戶釋名云樓言牖戶之閒諸
射孔婁婁然也有牖戶可閭則必有房此所以得藏物與榭異
也城門爲守禦要地必有軍器蓋藏于城樓也門臺城臺既皆四方臺上之屋亦皆
四方故又謂宮隅城隅考工記次宮隅于門阿之下以臺在門
旁其制相連也次城隅于宮隅之下以類而竝列也隅樓聲相
近故隅又名樓郝風俟我乎城隅毛傳謂城隅以喻其高則必
指城之樓臺而言也漢書集注云今長安故城西俗呼貞女樓
卽建章闕也建章宮名漢武帝建在長安城西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
鳳凰闕爲貞女樓鳳凰闕卽建章闕也闕上有金鳳高丈餘故
名鳳凰闕三輔黃圖謂又有鳳凰闕亦在建章宮貞女木名三輔黃圖云別風闕井幹樓高五十丈此漢制雖與古
不同亦可見闕可名樓也越絕書吳大成陸門八其二有樓小

城門三皆有樓可見古之城門有樓也列子登高樓臨大路當
是城樓此又門臺城臺有樓之證也宮樓城樓其制亦有不同
宮門之兩旁有樓而其上則無樓城門之兩旁有樓而其上亦
有樓宮樓分爲二城樓合爲一何以知之考工記言門阿之度
阿是門屋之曲檐可知門上無臺左氏定三年傳郠子在門臺杜注門上有臺上字非無
臺則無樓矣故曰兩觀曰雙闕明其有二也宮門爲朝會之所
宜有儀容以壯觀瞻故樹雙闕于左右而門上不作臺若城門
爲扞禦之地不尙容儀而貴鞏固故門上亦有臺有臺則有樓
今之城樓猶存古制此其異也至其高度亦有不同考工記云王宮門阿
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云雉高一丈門阿之制以
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賈疏謂王城隅高九

雉城高七雉上公城隅高七雉侯伯以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隅皆謂樓則樓高二丈門臺則與門阿等城臺則與城等可推而知也戴東原以隅爲臺則臺太高于門阿且記文宮隅與門阿相次阿爲屋則隅亦當爲屋不得爲臺也天子諸侯門阿亦宜降殺天子五雉諸侯必三雉其宮隅則五雉鄭注謂諸侯宮隅門阿皆五丈是門阿與天子同既無等殺而雙闕不高出于門阿又不見其巍然何得爲象魏乎左傳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是諸侯之闕亦名象魏也惟侯伯子男城隅皆五雉不復降殺者蓋城以禦寇不可大卑若子男城隅三雉則城高一雉何以守禦乎故不復降殺此窮則變之例也凡禮不降殺者皆別有其義如門二朝士則二門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皆三月也禮言諸侯臺門則諸侯亦得有兩觀據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不特魯有之公羊以兩觀爲僭何休因有諸侯內闕一觀之說殊不知一觀不成體制闕在門兩旁不得有內外此其說亦非也樓之可考如此又星經市樓六星在市門中則古之市門其上當有樓蓋司市官所居以察商賈者其樓不必有臺此別一樓也古之樓在門臺者類皆以觀闕象魏之大名稱之又或名宮隅又或通稱爲榭而罕稱爲樓其在城臺者類皆稱爲城隅又或通稱爲榭而罕稱爲樓此經傳所以罕見而後人遂不知其制矣至于今之樓則始於漢漢書郊祀志云武帝時公玉帶公玉姓上黃帝帶名作時明堂圖上有樓名曰昆侖昆侖三成其樓亦三重可知帝作明堂如帶圖而重屋之樓由是以起殊不知古之明堂實無樓

也許氏說文訓樓爲重屋但以漢制釋之其亦考之不詳矣

舜崩鳴條考

孟子謂舜卒於鳴條趙岐注但言地名後儒多據史記淮南子以爲鳴條在零陵最爲謬妄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淮南子修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遂死蒼梧高誘注舜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今永州府江華縣是也東北零陵之南漢書地理志零陵郡營道縣注云九疑山在南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周南越地今爲郡此世儒所據者也考零陵今爲湖南永州府與廣西相鄰九疑山在永州甯遠縣去舜都蒲坂三四千里舜曷爲卒于此乎堯老舜攝舜巡狩四岳則舜老禹攝禹亦當巡狩舜何必躬行

也且巡狩亦至衡岳而止今九疑去衡岳五百餘里非巡狩所當至也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可知舜不巡狩矣至謂舜征有苗則尤不然聖德至神四方風動有苗雖頑當無不化即或不率亦第使禹征之何必親征乎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禹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可知舜不出征矣王充論衡曾辨其非劉知幾史通又辨之足正千古之謬然于鳴條所在則自古至今未有能指其實者鶚案汲郡古文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陟是卒于鳴條與孟子合鳴條當即書序之鳴條序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汲郡古文亦云湯自陑征夏邑大雷雨戰于鳴條則鳴條與桀都相近可知嘗考桀都在今河南府詳桀都考湯自亳今彰德府往伐桀

出與湯戰則鳴條在河南府之東可知彰德府在河南府之東湯自東往伐也孔沖遠書疏或云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陳留爲今開封府平邱縣今在河北舜之所崩當在河南也大昊氏嘗都于陳舜晚年今爲封邱縣屬開封府正在河南府之東舜之所崩當在于此封邱居于鳴條或即大昊之舊都而居之與孟子負夏鳴條竝舉其地當不甚相遠鄭注檀弓負夏以爲衛地史記言舜微時作什器於頓邱就時負夏即孟子所謂遷于負夏也頓邱即詩頓邱亦衛地地理志東郡有頓邱縣輿地廣記頓邱在洪水南衛與陳相近又可爲鳴條在今開封之一證舜末年居此殆以昔年所居之地不忘其舊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堯初封于陶至九十年游居于陶後崩于陶見汲郡古文正與舜同也武王克商封舜後于陳即今陳州舊屬開封府今別爲一府地理志

淮陽國陳縣注云舜後胡公所封淮陽與陳留相鄰陳留郡陳留縣下臣瓚注云留屬陳故稱陳留是陳國亦在陳留武王蓋即因舜之舊居而封之可使守其墳墓此又一證也舜雖耄期猶勤于民事或以春秋省斂循行郊野遂卒于野中堯典所謂陟方乃死祭法所謂舜勤衆事而野死也民事非一人之事故曰衆事若巡狩征伐不得言衆事矣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說文云距國百里爲郊則野去國都不過百餘里或二三百里已去國都故曰陟方不在國中故曰野死未見其死于遐方也若遠在零陵不得言野死矣此又一證也鳴條之野其地有名蒼梧者故檀弓以爲舜葬于蒼梧之野沈約注汲郡古文謂鳴條有蒼梧之山舜崩遂葬焉其說是也蒼梧

與零陵之蒼梧同名後人因誤謂舜崩零陵也記言三妃未從
未嘗有溺湘水之說楚辭湘夫人謂湘水之神山海經帝之二
女居洞庭謂天帝之女楚辭帝子降兮北渚帝亦謂天帝非指堯女舜妃後人
妄解楚辭山海經王逸注楚辭謂堯女娥皇女英强作舜崩零陵之證益爲誣
妄不經矣又按沈約注汲郡古文遂葬焉之下有今海州三字
當是後人妄增海州爲古郯國秦爲朐縣漢爲東海郡魏爲郯
縣梁又爲東海郡至唐乾元中始爲海州沈約梁人此時安有
海州邪蓋以海州有鬱洲山一名蒼梧山故附入沈注以爲舜
崩海州求合于孟子東夷之說不知孟子所謂東夷特與岐周
畢郢相對則其地在東不必正居東表古者中原亦有戎夷不
必僻處海隅乃爲夷也岐周近犬戎故曰西夷東夷亦因西夷而言也或又據書正

義安邑有鳴條亭以爲舜崩安邑不知安邑竝非桀都禹都亦
不在安邑鄙嘗詳辨其謬然則舜崩鳴條在今開封府無疑矣
或疑陳留有蒼梧之山其說無確據謂舜崩陳留與檀弓不合
然零陵竝無鳴條之名則謂舜崩零陵亦與孟子不合信檀弓
何如信孟子乎舜陵未知所在殆不可考今謂陵在九疑山歷
代祭之祭非其所不如勿祭此祀典所當改正者也

古尺考

古今尺度不同周尺迄今無存而其度則猶可考也江愼修謂
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于經悉皆不合考工記言人長
八尺以中人言之今折爲五尺則其身頗短不得爲中人也鄭
康成注深衣謂脅骨上下各一尺二寸通有二尺四寸今折爲

一尺五寸强中人之手亦不若是之短也醫書謂尺澤至魚際尺澤當肘魚際當腕有一尺今折爲六寸有奇只能至列缺不能至魚際矣車廣六尺六寸容三人猶必有空餘之地可以旋轉今折爲四尺一寸强不能容三人矣席長八尺坐四人見曲禮注亦必有空餘之地左右可不妨礙今折爲四尺一寸强不得容兩馬矣輪牙厚六寸下容兩服馬今折爲五尺不得坐四人矣衡長六尺二寸記不言牙厚以車人交互校可得牙厚度今折爲一寸三分弱則牙薄而輪不固矣祭義言築宮仞有三尺八尺爲仞鄭謂七尺爲仞非也計一丈一尺今折爲六尺九寸弱則人之長者不可居矣冕延廣八寸此漢通制本周制爲之若僅有今之五寸毋乃太狹乎喪服傳注謂首經圍九寸若僅有今之五寸六分强中人之首如此其小乎布幅廣二尺二寸元端服之袂兩邊各屬一幅身亦長二尺二寸故謂之端若以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强爲身則身太短身與袂不等何名爲端乎應鍾律長四寸七分四釐如只有今之三寸弱其管豈不太促乎桌氏爲斛深尺內方尺其實一斛臀一寸其實一豆斛爲八斗豆爲四升古之一升當今二合有奇若斛方尺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安得容一斗六升强乎臀只有今之六分二釐半安得容八合强乎即以六斗四升爲斛亦不能容矣馬高七尺爲駣六尺則爲駒馬之小者若駣馬只有今四尺三寸强則與駒同矣凡言馬高以馬首言之也諸侯龜長一尺是爲大寶龜若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則是大夫之龜大夫龜長八寸非大龜也見白虎通不得爲寶矣諸如此類皆其不合者也按度量衡皆出于黃鍾前漢志云

黃鍾之長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廣者橫也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是黃鍾九寸爲九十橫黍所累也爰以九十橫黍度製爲黃鍾之管恰容秬黍一千二百粒以今尺度之得長七寸二分九釐乃用四率比例法推算古尺九寸爲一率今尺七寸爲三率今尺八寸一分爲四率可知古尺二分九釐爲二率古尺十寸度之一尺當今八寸一分矣又以同身寸中指中節爲同身寸適得八分一釐是八寸一分爲古尺眞度也證之諸書度數皆無弗合身長六尺四寸八分正是中人臂長一尺九寸強尺澤至魚際八寸一分中人皆適有之車廣五尺四寸弱正可容三人席長六尺四寸八分正可坐四人衡長五尺四寸弱正可容兩馬輪牙厚一寸六分強則輪不薄築宮八尺九寸強則人可居冕延廣六寸四分強首經圍七寸二分強元

端衣長一尺七寸強不爲短矣廣鍾長三寸八分四釐不爲促矣誦內方有八寸一分得容一斗六升強矣臂有八分一釐得容八合強矣馬高五尺六寸強不同于駒矣龜長八寸一分斯可爲寶矣餘可類推又班固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此于經無據以孟子論三代井田畝數考之周之百畝當殷之七十畝夏之五十畝是商尺短于夏周尺短于商井田溝洫有定制非可更易故知是尺度不同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也然三代皆以十寸爲尺但長短不同耳若謂周以八寸爲尺則未必然周別有八寸之度名爲咫不名爲尺猶八尺爲尋不爲丈也蓋人身可爲度手爲咫說文云中婦人之手八寸指節爲寸偶用以度物而非以是爲常度也說文以咫爲周尺其

亦誤矣夫周尺得夏尺八寸則夏尺蓋與今尺略同而周尺八寸之說亦可爲古尺指周尺當今尺八寸一分之確證而惜乎人之不解也

仞考

仞之爲度先儒無定論鄭康成注儀禮謂七尺曰仞包咸注論語高誘注淮南子與鄭同陸德明諸經釋文皆然趙岐注孟子謂八尺曰仞尚書僞孔傳漢書顏師古注亦然小爾雅云四尺曰仞王肅從其說而聖證論家語注亦謂八尺應劭漢書注謂五尺六寸曰仞諸說不一案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矣

其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于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于一身之長許君不以人長八尺釋之而解爲伸臂一尋使仞與尋混而無別非也考工記云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以上文凾遂溝洫皆廣深相等例之則澮亦必廣深相等是仞與尋同爲八尺又有明據鄭君于此經無注說賈疏謂鄭以仞七尺淺于廣二尺者以涂爲大故宜淺校二尺非也想亦自疑七尺之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以度深亦可知矣記又云宮中度以尋與野度以步竝舉步以度廣則尋亦度廣步取于人之張足六尺猶尋之取于伸臂八尺也如方明壇十有二尋見覲禮重屋堂修七尋殳長尋有四尺夷矛三尋見考工記幣一兩五尋見禮禮記皆以尋度廣長長亦廣也方言云秦晉梁益之閒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爲

尋此尋以度廣之證也淮南子木禾修五尋此楹立而高者本當言五仞而云尋者散文通也孟子枉尺直尋此尋字深廣皆可言也左氏昭三十一年傳仞溝洫杜注度深曰仞淮南子蛇鱓著泥百仞之中高誘注亦云度深曰仞諸書言仞者皆高度高亦深也戴禮方明壇深四尺鄭注深謂高也如周書爲山九仞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孟子掘井九軔軔與仞音同古文通列子呂梁縣水三十仞莊子步仞之邱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漢書鳳翔于仞之上廣雅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三輔黃圖漢靈臺高十五仞此仞以度深之證也要之仞與尋之用雖異而爲八尺則同惟仞爲八尺故半之得四尺亦名爲仞猶律呂有半律半呂如半黃鍾半大呂亦有黃鍾大呂之名也若仞爲七尺則四尺不得爲仞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其說有確據孟子

堂高數仞此仞字當爲四尺之仞禮器云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考工記殷人堂崇三尺是凡言堂高者以階言不以屋言也周天子堂只九尺而戰國諸侯王奢侈或高至丈餘以四尺之仞度之有數仞也若仞爲八尺數仞當有二三丈恐堂階未有若此之高者趙岐注此仞字亦以爲八尺非也鄭君以仞爲七尺于經無據儀禮賈疏以爲書傳云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零之數如鎮圭尺有二寸壇十有二尋及尋有四尺皆奇零數也若適足一丈則當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過于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尋有四尺猶言十有二尺仞有三尺猶言十有一尺皆有奇零非整數也但一雉之上僅加一尺似乎

非制諸書言十外有奇者皆是二數疑此三字當作四字與及
尋有四尺文同古文三四皆積畫每致互譌也王宮小寢高五
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庶人一雉天子諸侯之蠶室不必高
大又不可同乎庶人之宮故令高十有二尺也賈疏謂牆高一
丈似凡牆之高皆必一丈其亦固矣鄭惟據此而此又不足據
其說殆不可從又案周有八寸之咫八斗之斛用江愼修說皆爲度
量則仞爲八尺益無可疑竊謂數之原出于天地天圜而地方
天奇而地偶圜無定而方有定奇無盡而偶有盡故度量衡皆
必取於偶數以其數可盡便於算也如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十
二斛爲鼓此量用偶數也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百二十
斤爲石二十兩爲鎰此衡用偶數也六尺爲步百八十步爲里
八尺爲尋十六尺爲常八尺爲軌此度之偶數也又數皆以十
而進如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亦偶數也

然則七尺爲仞此必無之理而許君八尺之說爲不可易矣漢
應劭注謂五尺六寸其謬尤甚蓋同鄭說又以爲周
尺八寸故折得五尺六寸殊不知周尺實十寸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六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